

田參

D 828-251-3

T L L



中日兩國為友是自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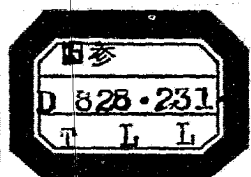
為敵是不自然的

湯良禮編

汪兆銘題

中國外交政策之南針

總理論著選輯



中日兩國為友是自然的
為敵是不自然的

湯良禮編

汪兆銘題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目次

汪主席序

編者導言

總理致日本首相大隈伯書

中國存亡問題

- (一) 中國為何加入協商國..... 五
- (二) 加入之利害..... 一三
- (三) 中國加入非美國宣戰之比..... 二四
- (四) 中國加入與各國之關係..... 二九
- (五) 大英帝國之基礎..... 三七
- (六) 英國百年來之外交政策..... 四四
- (七) 協商國勝後之英國外交..... 五二

(八) 協兩國戰敗或無勝敗媾和後之英國外交	五七
(九) 中國之存亡(上)	六三
(十) 中國之存亡(下)	七二
論如何調和中日兩國感情 (總理答朝日新聞記者書)	七七
談中日合作問題 (總理與神戶新聞記者談話)	八一
日本應助吾廢除不平等條約 (總理在神戶演詞)	八六
大亞洲主義 (總理對神戶五團體演詞)	九一
日本應助中國 (總理與門司新聞記者談話)	一〇二
代 跋	
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 (汪主席為紀念總理誕辰作)	一一一
附 錄	
告派遣軍將士書 (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公布)	一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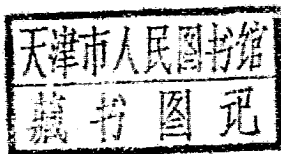
中日兩國在種族上地理上歷史上環境上及一切精神的及物質的開化上為友誼自立的為敵是不自立的為敵人事上發生如何的糾紛總應視為一時不自立的现象予以適當的解決使之仍向著恒久的自立的和平親睦的方向前進這種道理在總理先生遺教中說得最明白最透

撤還教全部中有毒備中國的不是有
批評日本的錯誤但沒有一個字說中
日應該為敵沒有一時一刻不盼望
中日為友同心戮力發揚大亞洲主
主義我們同志如果早些遵守遠教決
不會發生三年以來的不幸事實發生以
後如果遵守遠教寬仇宜解不宜結則

此決不改存再三年事變還沒解決
湯吉禮同志將遠教中國於中日關係
的最重要部分編譯出來我盼望我
們同志早些努力現在為將來開闢
一光明大路我並盼望鄰邦人士的
共鳴同時也盼望世界人士的了解

二十九年十月 汪兆銘序





導言

湯良禮

中國進入現代國家之建設，其主宰原則，總理孫先生在三民主義及其他論著中雖加以規劃，先生是在項著作中，將其所本之政治哲理，融匯綜貫，使成為一完整有序之學說，并制成中國國家將來建設之大綱。惜於外交事項，則并未遺有專集，不過對於中國應採何種根本外交方針，嘗有明切確定之見解；自民三至民十三前後十年間，或發為演說，或著於文章。茲就此項演說文章中，擷取其重要者，分別英譯，彙載刊行，意在使先生對於外交方針之原則得供泰西人士之快覽，蓋先生外交方面論文之有英譯本，此尚為其孳矢也。

是項著作，零散撰於一劇變之時期，其間時事風雲變換之速，史無其匹，且每篇之成，皆各有其時代間關係，或因際一時會，或因遭一危機，內容皆屬暫時性，乃所當然，而帶有時代色彩，亦在所難免；是故曲學之士，故意抹煞當時之環境，與其立論之主題，而斷章取義，作懷偏見與不友好之批評，以此銜學矜世，是豈解人哉？

先生分析事實與趨勢，精深獨到，評斷事勢演變，又極其正確，雖於史實中之細節，偶有出入，例如中國存亡問題中論及英領印度，英國讀者多不贊同，其謂英國採行保護關稅制度，亦早於實行之時期，然其觀察基礎，固富有至理，上述細節

言 導

243770

之出入，初無損於其學說主體之真實性，即謂印度乃英國皇室之珍寶，英帝國之基石，英國威力之基礎是也。又其關於比利時與希臘之言，雖人之所見，未必盡同，而其所論之點，即謂國家倘保持其獨立之精神，必不能加以摧毀，則固世界之至理名言也。

先生在中國存亡問題中，曾作若干之假定，據以所下之結論，自亦為數種可能之結果而已。其預測同盟國在下次大戰將獲勝利，中國將被犧牲於俄德，人或將以為不確，如移於今日，則實為遠見，試讀先生對英對俄對德之觀察，再證以最近事態之演變，使人不能不驚佩先生分析之精切正確，與判斷之眼光獨到。

先生於一九一七年所為之文，蓋已暗示今緣德俄反抗，復起強威雄視歐亞，此豈非又已證為合理乎？無論如何，先生之主要目的在於證示中國放棄中立，與德為敵實殊愚謬，德國已願舉膠州交還中國，不過中國因受外國干涉致不能接受之耳。中國對德宣戰，徒櫻德國之怒，并無所獲於協約諸國。先生所爭者在此，世事進展已證明為至確至當，中國固未被犧牲於德俄，但確被犧牲於協約國；蓋協約國與日本訂立密約，使其得據有膠州，及得自二十一條之權益也。

指出上述各點，曾費去相當時間空間，良以反對者將利用對於最近將來之錯誤估計——與歷史邏輯顯然有別——以企圖誹謗先生之全部遺著，更從而誹謗其遺教中關於外交政策之主旨，謂其為不可置信，故不得不防患於未然。至先生關於外交政策之主旨為何，即中日依平等互尊之基礎，提攜合作，以求致遠東之和平秩序，

并使世界之此一地域，復歸亞洲人民所有。乃有必要且終不可免，先生手訂中國外交政策之根本原則，而終身篤守，始終不易者，厥為中日關係，應互相友好互相提攜，冀以解放遠東，使脫離西方帝國主義之支配，在經濟上并使亞洲人民免受其役使。先生關於此事所發表之議論為數甚多，茲試摘錄一則，以概之：

「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為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為謀兩國百年之安，必不可於其間稍設芥蒂。……必使兩國能相調和，中國始蒙其福，兩國亦賴以相安，即世界之文化，亦將因以大昌。中國於日本，以種族論，為弟兄之國。……以亞洲主義，開發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國亦以其門羅主義，統合太平洋以東之勢力。」

此非謂先生於日本之過失盲無所規也，亦非謂中國所遭日本之害，願加以容恕也。批評日本對華侵略，嚴峻無有出於先生之上者，然日本雖一向步武歐西列強，一旦改善其行，即在時局最嚴重之際，先生仍不肯放棄其中日親善之根本理想。前引之言，係發於民國六年，時去五九未遠，華人之口腔中，猶留二十一條款之苦味。蓋先生認為日本偶或迷途，固始終殷望復趨於正義之大道，向明智之士偏見之流，一律呼籲。先生更始終希望始終相信如此之日本終必有出現之一日，先生對日本之政策與舉動，雖或加以譴責，而凡有較好之表示，輒吐哺推髮，倒履以迎之也。

日本有一時期，其一舉一動皆似與中國相遠，而與歐西帝國主義者沆瀣一氣，在此時期中，先生雖一再失望，猶繼續不懈，鼓吹中日親善之主張。時勢事態之發

展，與其理論學說，背道而馳，非僅一次，先生謝世後多年，此種情況猶復繼續如是。日本似為中國最大之敵人，而非應為中國之友，且終將成為中國之良友，如先生所稱者。自種種現狀辯難，皆似證明見解為不當。

然而先生之爭論，即謂中日應為友人——此無人能辯駁者——且終將成為友人，今已充分證明為根本正確，為今次和平運動之導則，使新中國之領袖，先生革命遺產保管人之汪精衛先生，以譴責反對日本之敵視與不友好行為，而歡迎日本幡然變計改易初衷，為其畢生事業者，厥為先生之此項遺教，即謂中日之友好親善，應依據平等及相互尊重是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間，德國大使陶德曼出面調停，提出和平建議，日本之改弦易轍，與中日邦交根本調整所必須之相互尊重，業已現其端倪。中國已證明堪與日本相敵，由是日本亦肯以平等立場引中國為友。厥後日本之一行一動——由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近衛聲明，承認中國國民黨為中國正統之統治政黨，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以至二十九年八月三十日締結基本條約，調整中日邦交——在在皆為其實證。蓋先生之遺教，卒得在日本樹殖根基矣。最好之證據，無過於近衛聲明，及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日本前陸相今駐華派遣軍總參謀長坂垣大將所發，現經逕譯編入本書作為附錄之告將士書。發表以上兩項文者，一文一武，均屬日本之領袖人物，足以代表日本官方之見解。茲摘錄數段於下：

「現今中國各地更生氣象，澎湃而起，建設之機運甚高……日本僅欲要求日華之提攜與合作……日本非但尊重中國之主權，抑且不吝進而考慮交還租界，廢

除中國完成其獨立所必需之治外法權。」（近衛聲明）

「歐美各國希望中國永為歐美列強之殖民地，俾得繼續利用，以遂其私欲；因是懼慮中國藉日本之助而完成其解放與獨立……」

「中國成為民族主義之統一國家，決心合作之後，日華兩國即可成為善鄰友好。日人若欺騙華人，效法歐美，拓中國為殖民地，是直違反日本崇正義講理性之品性，拋棄不為有辱於天之事之決心……」

「永久之和平，將從不自私之心中得到。凡以武力得之者，終必從武力中失之；惟依理性正義所獲得者，始可永保毋失……」

「吾人須尊重華人之善良品質，且應彼此互信。人與人之良好關係與相互諒解不能以詐欺出之，國與國間亦然……」

「最重要者厥為尊重了解崇敬中國之傳統習慣與社會風俗。日人應為十足之日本人，華人應為十足之中國人。朋友相交，怒道與同情心兩俱重要。倘以日本方法加於華人，并干預中國之內政，必不能收獲最良之效果。倘視華人如傀儡，或詆斥其社會風俗，則提倡合作，等於無；有無論吾人立意如何良善，皆不能以此而收適當之效，是故吾人必須任由華人自行處理其事務，并推誠信任之。」（坂垣告將士書）

上所引錄乃近衛公與坂垣大將之言，然其精神語氣，與總理孫先生所言者，殆無二致。根據中日互相友好合作之東亞新秩序，亦即孫先生之大亞洲主義所指示吾

人者，今則求其具體之實現，以適合時代環境而已。

由是以觀，中國人民與總理孫先生信徒所當抉擇者，已至明且顯；換言之，即苟不信仰奉行孫先生定以作其導則之典則，擁護汪主席及和平運動者（因和平運動奉行經 總理手定之國民黨主義政策，循軌而前進，以達孫先生依平等互尊條件創造一東亞，俾人民脫離歐美帝國主義支配，自創新機運之理想，已獲有鉅大之進步。）即應公開放棄創立國民黨創造中華民國總理孫先生，一如變節背黨者詆斥革命遺產保管人之汪先生所為，并禁止國民黨，拋却三民主義，禁毀先生遺著，并取消青天白日國徽焉。

對於手創民國之國父陽為恭敬，而同時踐踏其最寶愛之主義與典則，是豈僅欺騙而已，直謗毀褻瀆也！

總理致日本首相大隈伯書

大隈伯爵首相閣下：

竊謂今日之日本，宜助中國革新，以救東亞危局，而中國之報酬，則開放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工商。此中相需至殷，相成至大，如見諸實行，則日本一躍而躋英國現有之地位，為世界之首雄，中國亦因之保全領土，廣闢利源，而為大陸之富國；輔車相依，以維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進化，此誠千古未有之奇功，畢世至大之偉舉也。機會已熟，時不可失。今特舉其理由，為閣下陳之，望加益詳察，兩國幸甚！

中國曩苦滿清之虐政，國民起而革專制之命，創為共和；而民黨篤信人道主義，欲減少戰爭流血之慘，故南北議和，清帝退位後，舉袁世凱為總統。袁亦誓守約法，矢忠民國，乃彼就任以來，背棄誓約，違反道義，雖用共和民國之名，而行專制帝王之實，國民怨怒，不得發舒。乃其暴虐甚於滿清，統馭之力，又不及遠甚，故兩年之間，全國變亂頻起，民黨之必再興革命軍無疑矣！

願以革命軍之自力，而無援助，則其收功之遲速難易，非可預期。以破壞之際言，得世界一強國為助，則戰禍不致延長，內免鉅大之犧牲，對外亦無種種之困難。日本與中國地勢接近，利害密切，求革命之助以日本為先者，勢也。以建設之際言，則內政之修善，軍隊之訓練，實業之啟發，均非取資於先進國，以得人材之輔

助不可。而日本以同種同文之國，又有革命時期之關係，則專恃以為助，又勢也。日本既助中國改良其政教，開發天然之富源，則國民上自政府，下自人民，相互親善之關係，必非他國之所能同；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佔貿易上之利益。是時中國欲修改不平等條約，以脫既往國際上之束縛，更須藉日本為外交之援。如法律，裁判，監獄，既藉日本之指導而改良，日本率先承認撤消領事裁判權，即許日本人內地雜居，則在中國之便利，於以更進。中國恢復關稅自主權，則當與日本關稅同盟，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中國之物產日益開發，日本之工商日益擴張。例如英國之區區三島，非甚廣大，然人莫不知其國力膨脹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陸，為母國之大市場，世界列強，始莫能與爭。日本地方之發展已盡，殆無迴旋之餘地，中國則地大物博，尚未開發；今日日本如英國之於印度，無設兵置守之勞費，而得中國之大市場，利且倍之。所謂一躍而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然日本若仍用當前之對華政策，則決不足以語此。何也？現在之中國，以袁世凱當國，彼不審東亞之大勢，倂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雖有均等之機會，日本亦不能與他人相馳逐。如漢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長煤油事件，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憚民黨與日本親善，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然且不免於利用，以戰國時代所謂縱橫掉闖之手段對待日本；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可以斷言。故日本若不為革命軍之助，則有

袁世凱政府之存在，其對日本之排斥，可以無論矣。即使袁氏自倒，而日本仍無大信以示中國國民。日本真正輔助中國之地位未立，則兩國之關係。仍未完滿，以無共同利益故也。就另一方面言，則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為助，其希望亦難達到。故現時革命黨望助至切，而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所謂相需至殷，相成至大者也。或謂日本在外交上未取得英國之同意，不能獨力解決中國問題。然此不足慮，中國問題，近始露其真相；當袁世凱就職之初，以金錢收買歐洲一部份新聞記者通訊員，故其報告與評論，皆極推重袁氏，英國政府亦且信之，近則英國之輿論已變，泰晤士報已評袁氏無定亂興治之能力。英法邦交最善，近日法國政府與國民皆已不信袁氏，故中法銀行欲取消借款之保證。夫英國之於中國，以求真正之治安為目的，前誤信袁氏有保持中國之能力，今既知其不然，將漸與法國同其趨向。若日本導以真正解決中國問題之政策，俾中國能得久永之治安，則英國必同情日本之行動無疑。中國問題，日本常得英國之諒解，英國亦實視日本之意向為轉移。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

中國人大列之約為三種：一舊官僚派，二民黨，三普通人民。普通人與政治無爭，舊官僚得勢，為保持其祿位計，未嘗不出力與他人角逐，及其權勢已失，即無抗爭反動之餘地矣。袁世凱之逐前清攝政王時，惟以免死為幸，未聞有何等之舉動。民黨則不然，抱有主義，為求其目的之必達，生死以之；前者雖仆，後者復繼，故雖以前清之殘殺，亦卒無以制勝。民黨之志一日不伸，則中國一日不能安，此深

察中國之情形者，當能知之。欲維持東亞之真和平，其道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要之，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文為中國民黨之代表，故敢以所望於日本者，概為閣下言之。且觀歷史：法國曾助美利堅，英國曾助西班牙，美國曾助巴拿馬。法助美國之獨立，為人道正義也；英助西班牙以倒拿破崙，為避害也；美助巴拿馬，為收運河之利也。今有助中國之革命，以倒暴虐之政府者，則一舉而三善俱備，亦何憚而不為？若夫事機之密，以避外交之猜疑，而神其作用，則又不待論矣。區區所見，實為東亞大局前途之計，惟閣下詳察，有以教之！

孫文 民國三年五月十一日

中國存亡問題

(編者按)本書係 孫總理在民國六年，反抗對德參戰之宏論，由朱執信同志，依 總理之命意而屬詞者。

一 中國何為加入協商國

國家為戰爭而存在者乎？抑戰爭為國家而存在者乎？此一可研究之問題也。論國家之起原，大抵以侵略人之目的，而為結合，其侵略人固為戰爭，即欲避人侵略，亦決不能避去戰爭。戰爭不能以一人行之，故合羣，合羣不能無一定之組織，故有首宰，首宰非能一日治其羣衆也，故成為永久之組織而有國家。故論其本始，國家不過以為戰爭之一手段，無戰爭固無國家也。

使國家長此不變，則國家如何始可開戰之問題，殆無研究之餘地，以國家本已常在戰爭狀態，無須開戰故也。故在今日之國家，則與其元始時期絕異，國家自有國家之目的，不徒為戰爭而存立，有時國家不能不戰爭者，為達其國家存立發展之目的，而後以戰爭為手段耳，以有國家故為戰爭，非以欲戰爭故為國家也。

昔人有言：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又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理，不可不察也。以一國而為戰爭，萬不得已之事也，其戰爭而獲如所期，則目的之達否未可知也，不如所期，則敗戰之餘，動致危其國家之存在。夫以一國為孤注而

求勝，則必其舍戰爭以外別無可以求其生存發展之途者也，必其利害為一國人公共之利害而非一小部分之利害，故國人樂於從事戰爭，進戰不旋踵，傷廢無怨言也。今之國家，與昔殊異，往者比隣之國，相攻無時，故其和不可恃，其戰不可避也。今者不然，國家之間，立約遣使，誓以永好，即無約無使之國，亦以禮相處，不復相凌。此何故哉？彼之不敢輕與我戰，猶我之不敢輕與彼戰，戰爭為不易起之事，然後國家萬不得已而用之。然而強挑戰於一國，果何為也！

國家既不可以長從事於戰爭，而對外國之關係則有日增無日減，於此關係日密之際，不能用戰爭以求達其存在發達之目的，則必求其他之手段，所謂外交者由是而發生。凡國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戰爭既畢，仍當復於外交之序，故國與國遇，用外交手段與用戰爭手段，均為行其政策所不可闕者。然用外交手段之時多，用戰爭手段之時少，用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軌則，戰爭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而云者，外交手段既盡，無可如何之謂也。今如美之對德，自魯士丹尼亞號擊沉（德國潛艇擊沉美國旗之英船乘船美人有死者）以來，對於德國所行戰法屢為抗議，德人暫納其言，旋生他故，至於今歲，為此無警告之擊沉，然後決裂，中間垂兩年，蓋其慎也如此。今我國可謂已盡外交之手段未乎？兩年以來，協商國之損失及我華人者，僕指不可勝數，而不聞一問，即德國在地中海大西洋實行其潛艇攻擊，亦未聞有何等研究。一旦聞美絕交，始起抗議，未得復答，即決絕交，是為已盡外交之手段不能達其目的矣乎？

德國回答，指明潛艇攻擊並不損及中國船舶，仍允磋商保護華人生命財產之法，可謂周到；假如我國與德約定，華人來往儘乘來往荷蘭之船，或德國所指定之船，對於此等船舶；不加攻擊，如此吾人往歐，未嘗無安全之道。德國既樂與吾商酌，則何不與之磋商，德國既顯示我可用外交手段解決此問題，而我偏不與之商酌，務求開戰，此可謂為與美國同一乎？人以外交手段未盡之際，行此激烈手段，此可得謂之有不得已之戰由耶？

中國向來閉關自守，非以人為隸屬，即與人為戰爭，中間對於匈奴吐蕃回紇契丹女真等，雖有和好，皆以賄求安，初無所謂外交手段。惟無外交經驗故海禁初開，動輒與人衝突，衝突之後，斷喪隨之，於是凡百唯隨，只求留存體面，久之則又不可忍，而為第二次衝突。平時雖有外交關係，實未嘗有外交手段，故自鴉片之役以來，再戰於甲寅，三戰於甲申，四戰於甲午，五戰於庚子，每戰必割地賠款，損失權利，而無功可見。中國之對外國，不知外交手段之為患，非不肯戰之為患也。外交手段非必親某國以排某國者也，如日本者，前此外交失敗與我相同，及其漸習知外交之道，遂能補救昔日之過誤，撤去領事裁判權，改正關稅，彼何嘗藉戰爭之力以致此，又何嘗以加担某國為條件。如暹羅者，其與中國大小相去，可謂遠矣，然隨日本之後，用外交手段，亦得完全復其法權稅權。兩國之相遇，猶二人之相處，其間之行動，固有損己始能益人者，亦有不必損人始能益己者，擇其不損人可

以益己之道而行之，則外交之手段，可以畢其事。若必損人以求益己，自然陷入戰爭，然而戰爭勝時，所得尚恐不償所失，戰爭而敗，則尤不堪矣。中國之失，乃在不恃可得恢復利權之外交，而恃勝敗難知之戰爭。故其初之失敗，與日本同，而日本已漸回復其所損，我則不能。今日乃欲於庚子之後，更續一幕，此種舉動，不謂之荒謬絕倫，不可得也。

試問中國何以不可不戰，無論何方面皆不能答以確據。如謂此役為正義而不得不戰乎？則德國方面，其違反人道之處，果如英法俄人之甚乎？謂德之潛航艇無警告擊沉船艙為不仁，謂德國虐待比利時塞爾維人民，謂德國強行通過比利時羅森堡為無公理，誠有之，然協商國又何以勝彼？英國之進兵希臘，與德之進兵比羅有以異乎？英國於開戰後，未幾即宣言將以飢餓屈服德國，禁絕糧食入德，英國報紙得德人婦孺餓將成殍之報，則喜而相慶，聞德國糧食豐足，民生不匱，則憂且斥為偽。其視德人之待比塞人民何如？德國待比塞縱不仁，不致於絕食以待其餓死之甚也。同是對付敵人，何以英法用以餓死人之政策，便為甚合於人道，而德國稍稍管束征服地之人，便不可恕。英國每年取印度鉅額之糧以供己用，而印度十年之間以飢死者千九百萬，印度絕非不產穀米也，其所產者奪於英人，己則槁餓。此於人道為何如？其視潛艇之攻擊又如何？印度人果有餓死以讓英人飽暖之義務乎？英之待印人，名義上固不為掠奪，然其苛斂與虐政，使印人不得求活，實一大規模之掠奪也。最近英國強迫印人担認戰費十萬萬鎊，而美其名曰印人樂輸，其出此十萬萬鎊之

戰費，不外苛斂重征而已。故此議一出，印人不容反對，而英國人自反對之。蘭加斯商人以此議實行，將於該地所產向銷印度之棉貨，加有重稅，遂力言其不可。其實蘭加斯商人縱稍受虧，決無大礙；而印人出此十萬萬鎊，則必賣妻鬻子，轉死溝壑，猶苦不供。此為合於何種人道？法人對付越南之人，年年加以重稅，舉足犯法，接耳有刑，一下圍扉，沒身不出；北圻一帶，安南之沃野，自來開闢，自法人治越，則科以重稅，歲歲遞增，其極至於有地之家收租不足以納稅，耕者亦不能復其本，乃盡棄其田，入居城市，求作小工以自活，從此北圻赤地千里，而越人飢餓困乏，死者相踵，幸得延生命，無復樂趣，法人則大招本國之人往墾荒地，免稅以優之，實則所謂荒地者，即從前開墾之地，以重稅逐去安南人使之就荒者也。此於人道為何如？德人所不施之征服之地者，英法之人以施諸其屬地，其順民，則為不悖人道矣乎？謂德國代表有強權無公理之勢力，德國一勝，公理將淪，則試問英國所以併蘭斯哇併印度併馬拉者，據何公理？所以奪我香港奪我緬甸者，據何公理？逼我吸銷鴉片，劃我國土地為彼勢力範圍，據何公理，法之吞我安南，俄之吞我滿洲，聞我外蒙，又據何公理？就此數十年來之歷史，無甚高論，協商國亦豈非有強權無公理者乎！數十年前，英國能用其強權以行無公理之事，則不顧公理，今日英之強權遜德，則目德為無公理，而自諱其從前之曾用強權。此種議論，奈何可輕信之！如使今日有人果為護持公理而戰者，必先與英法俄戰，不先與德奧戰也。然而吾人對於英法俄尚不主張宣戰，自無對德奧宣戰之理由。

然而吾知公理人道云云，不過極少數人所誤信，致於大多數主張戰爭者，皆不過借為門面語，並不實心信奉，所以三數語後，仍舊露出利害之辭，而段祺瑞即首言非以謀利但求免害者也。誠使為利害而戰，則苟為國家之害者，孰不樂除去之，但今者不能不先問德之如何害我國；與我國開戰，何以能免其害。

國家之生存要素，為人民土地主權，故苟有害於此三者，可以抗之也，抗之不足，至於宣戰，亦有理由；然不能不審其損害之重輕，而向其重者謀之。今自開戰以來，德國曾以損害加於我人民乎？無有也。有之，則自往法工人乘船沉沒始，而此諸工人者，皆被誘往法，為其兵工廠作工者也。英法自知其船不免攻擊，故邇來一切婦孺，例禁乘船，而獨募華工往，及其船沉，華人則任其溺死，豈非英法人設圈，引我國人入其術中而致之死地乎？且如今者日本報載德國假裝巡艦現在南洋，乘員三百餘人，中有華人苦力八十，他日又謂此艦已被擊沉，可知此八十華人同歸於盡；在德船上作苦力，與往法國兵工廠作苦力，有何區別？何以我國不能向協商國提出抗議，無他，德艦華人自甘冒險，其死也由於自誤，與協商國無尤，惟能向德國怨其引入此危地，不能怨協商國之不稍寬容；反此而言，則往法華工遇害，只可怨法，不可怨德，已甚明矣。况英法屬地牢中冤死華人，何可勝數。俄國年前招我國人往充工作，約定所給工值既不照給，華人集眾要求，則以排槍禦之，死者數百；吾友自西伯利亞歸，親見其殘夥欲生不得，欲死不能，揮淚述其慘狀，此其祝德國擊沉敵船以損及我華人者，惡罪奚啻百倍，何以對彼則安於緘默，對此則攻

擊不留餘地？如謂開戰可免人民受害，則必吾國海軍力能掃盪德潛艇，建英法海軍所不能建之奇功，然後可保華人之生命；否則開戰以後，國民不復許旅行歐土，亦曰可避其殃。今開戰之結果，首須多送工人，往歐工作，則無異使德國攻擊商船，可以殺更多之華人，則何以言開戰為防禦人民之損失耶？

以土地論，德國將來之野心，誠不可知，論其過去與現在，實可謂之侵犯中國最淺，野心最小者。以割地言，則中國已割黑龍江沿岸最豐饒之地於俄，割緬甸香港於英，割安南於法，割臺灣於日，而德無有也。以租借言，則英占九龍威海衛，法占廣州灣，俄占旅順大連，又轉讓之於日；論其前事，德占膠州，罪無以加於他國，而今者膠州已歸日占，更無德人危我領土之虞。以勢力範圍言之，英國占西藏四川及揚子江流域，約占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二十八，俄國括外蒙新疆北滿約占百分之四十二，法國占雲南廣西，日本占南滿東內蒙山東福建，均在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五以上；至於德國，前雖樹勢力於山東，不過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一，以視英俄曾不及其二三十分之一，即法與日亦數倍之。同是有侵及中國土地，而有多寡之分，又有現在繼續與已經中斷（將來如何尚未可知）之別；而於已中斷者則追咎之，近日益加厲者不過問也，侵我較多者則助之，侵我較少者則攻之，是與其謂為防人侵我領土而戰，不若謂為勸人侵我領土而戰也！如使欲人侵我領土，則無庸昌言賣國之為愈也，又何必辛苦艱難，以與德國戰哉？

若論主權被侵，則德國誠亦隨英法之後有礙我主權之舉動，然比之俄國往者駐

兵佔地以起大戰，與首設領事裁判權首劃勢力範圍之英國，當有所不如。今日開戰以後，民國再建，法國尚越界捕我巡警，強擴租界，此於主權為有益乎，抑有損乎？今日西報尚言京津運兵設砲台之限制，與使館之駐兵，所以懲創中國，使不忘奉亂也。試問中國國內不許設砲台，運兵不得自由，主權何在？各國駐兵京都，無異德國於戰勝法人以後所以待法人者也。德行之於法，期年而撤，法人恨之至今；北京駐兵迄今近二十年矣，豈其於我國主權有所裨益，而不容置議。苟為完全自主之國，則宣戰媾和之事，豈容外國之人參與其間？今者美人對付德人，可謂寬大已極，彼歐洲諸國，何嘗敢措一辭；我國處理德人，稍不如協商諸國之意，便勞詰責。然則協商國果在何處曾尊重我國主權也？

由此以觀，所謂免害之說，完全不成理由，結局只是求利。中國之與德絕交，非以公道絕之，非以防衛絕之，而以賄絕之也！所謂賄者，以公言之，則關稅增率，賠款停付，庚子條約改正也是也，以私言之，則道路指目，自有其人，吾不暇為之證矣。

二 加入之利害

今日所謂加入條件者，關稅增率，賠款延期，及庚子條約修正，更有益之者，則曰一萬萬借款，如是止矣。為此四者，果須傾國以從事戰爭乎？否，不然。凡此所謂條件者，皆可以外交手段求之，不必以戰爭手段求之，抑且只能以外交手段得之，不能以戰爭手段得之者也。

所謂改正關稅者，有依馬凱條約增至值百抽七半，俟戰後實行裁厘增至值百抽十二半之說，與依舊約改至從實價值百抽五之說；而前說今已無人過問，所謂商酌，皆就後一說而言。今姑就此說一查其沿革，可知指此以為加入利益，可謂荒謬絕倫。查現行稅則係據一九〇二年與英國所訂條約，以一八九七年以降三年之間平均價格作為標準，將緊要貨物，按此價格算出每件抽稅若干；此項價格比現在時價為低，故現在稅則名為值百抽五，實則值百抽三四而已。然此種價格變遷，訂約之時，早經料及，故於中英條約中，已經訂明十年期滿之後，六個月內，兩國均可要求改訂稅則，此後對於他國所訂通商條約，均有此項規定。民國元年八月，我國已經向駐京各公使聲明約期已滿，貨價有變，稅則應改，此後又於民國二年再向各公使聲明；當時英美德奧比西葡諸國，均無條件承認我之提議，惟日俄法雖亦承認，而仍附有條件，附條件者，不過稍欲得他種利益以為交換，（即如欲減輕一兩種出口稅之類）並非拒絕我之改正，蓋改正之要求，訂在條約，斷無拒絕之理由也。故苟

非遇歐洲大戰，此事早經完全辦妥，即以戰事停議，不過屬於我國之禮讓，此時再提議，各國亦不能不應之，何待絕慮，何待加入宣戰，始有此商量。今我國自認此為加入條件，而人亦以此為加入條件，非加入之後不容議及，豈非庸人自擾？如使我不能生此加入問題，早與外人磋商，則此種改正稅則，久已為各國所認，無待今茲。試觀馬凱條約，裁厘之協定，比之此次之要求，相去之遠，何止數倍，在彼尚可協商而得，在此豈曰必以戰爭求之乎？平平可以獲得之件，必危一國以求之，然而因其要求之，人更不與，果何苦為此耶？

賠款延期之說，在中國則求延期十年，在彼只允延至歐戰終了，而一面又不允停付今年之數；夫歐戰必在今年結局，在英法方面固如此言，在德奧方面亦未嘗不如此言也。明知歐戰結局，不過年月間事，就令和在明年，所延不過數月，若以今平罷戰，則直無停付可言，此種延期之議，明為一種欺騙；就令歐戰更有二三年延長，則賠款可得一二年停付，此種利益，豈為外交手段所萬不能求。且如美國前此退還賠款，其額豈不甚大，何嘗須中國與一國絕交，與一國宣戰，始肯退還。今日金價正跌，各國所得賠款，較之年前，實價大減，其樂為暫緩收受，亦出於計算利益之常，延期云者，不過暫停，並非以後不付，現在號稱延期，將其財源挪供別用，異日又須籌填，不啻剜肉補創，於我何益？於彼何損？而必出於開戰之手段以求之！庚子條約，禁止天津設壘，限制運兵，並定駐兵中國以防拳亂；今之修改，即欲去此限制，並於駐兵限度有所更改。但欲各國盡撤駐兵，早料其為不可能之事，

卽曰運兵築壘，可以稍得自由，亦不過敷衍體面之法；豈有國都屯駐外兵，以監督其政府，使不敢得罪外人，尚有體面可言，主權可尊者？若徒為體面計，則戰前德人何嘗不倡減少駐兵，若使外交能應時順變，此種改訂，卽曰無大效果，決非難辦之事。自中國認此為加入條件，遂使字林西報等力言「此庚子條約為懲戒華人使不忌拳匪之禍，決不可寬，卽欲稍慰中國人心，亦但當於加入以後，酌量寬其末節。」其語氣明示中國為彼犯罪之囚徒，此次求其寬免，無異欲求弛刑立功，彼則必先立功，乃許酌量加恩核減；中國不自求可以友誼得去束縛，偏自甘同於囚虜，聽彼椰榆，此等利益誰能認之。

借款一節，政府之所最垂涎者也，然借款真為愚惠之借款，則當不取担保，不取折扣，不待中國之困乏而豫周之，如此則數之以為利益可也。今者美國借款已將有成議，四國銀行團始延美入其團中，謀共同貸與我國，是其貸款已為定局，折扣抵押，無異昔時，使無此絕交加入問題，恐此借款已先成立，偶遇此事，彼反藉以延遲。其實美國自開戰以來，國富驟增，投資無所，不患財少而患其多，故有黃金汎溢之虞，其投資於我國，實為穩固而有利者，豈因不加入戰爭便失借款之路。況此次抗德，雖由美勸，而對德宣戰一節，美人殊不見樂助，加入豈能影響及於借款乎？

統而言之：所謂加入條件者，皆可以外交手段得之，並不須加入，而加入之後，反終不能達此改正關稅等目的。所以然者，中國原與外國訂約，利益均沾，現在

縱與德國絕交，將來必有言和之日，言和之際，決不能以英法諸國已許之故，強德與以從同；況於關稅之改正，德奧早經承諾，如不因絕交而中斷，德奧勢難反汗，今乃斷絕國交，使前諾無效，而後怨方增，再議和之日，如何可使德奧更認前說，德奧既翻前議，則英法日俄自當援例均沾。夫中國不能強德奧以英法所許者許我，而英法能強我所以優待德奧者均沾於英法，則今日縱以戰爭而改正，異日必亦由此推翻。乃至賠款之延期，庚子條約之修改，則德奧本不與同，異時何能拘束德奧？德奧不允緩收賠款，不允撤改條約，獨行其事，英法各國豈得守信不渝？夫有利益均沾之原則在，無論何種政策，各國所贊同者，一國足以梗之，欲其事之得行，全賴銷除各方之怨怒；今為數國以得罪數國，而謂將來不致因利益均沾一條，破壞已成之局，其誰信之！且今之所謂加入條件者，於協商國為有利乎？有損乎？如其有利於我，復有利於協商國，則久矣其當訂定，何須作為加入之條件；若其有損也，則此時暫為承認，非所甘心，異日議和，即使德奧無言，尚恐其暗啖兩國不與承認，以圖均沾之利，尚安望仗義執言，為我盡力。且此項條件，果由要求以來，信所謂乘人於危以徼小利，人縱負我，我亦何辭於責人。然則此項條件，縱能被承認，亦不旋踵而消滅，其所以消滅，即由加入戰爭；然則戰爭，果何所得也？

然而所謂加入而得此條件者，今已完全失望，關稅之議，日人極力反對，賠款亦不允停交，條約修正亦以懲戒中國為理由，不肯實踐。當勸誘加入之初，英人以此條件開示陸某，以為中國之非常利益，乃至報告國會，亦據此為言；至於絕交之

後，確問各公使之主張，則忽誤為個人之言，不負責任，識者知其皆因日本之反對而來。英國竭力牽入中國，設此以為餌，然其所犧牲之利益，則日本之利益，非英國之利益也。日本不肯以己之利益，供英國之犧牲，英國遂深恨日本，又畏日本在遠東能持其短長，不敢公然道之，乃設此遁詞，而盲從者尚日言加入利益，試問利益果何在也？

反此而視，則因於加入所生之害，顯然可指：宣戰之後，國中回教人民以歸向教主故，難免暴動，既為當世智者所力言，又已有新疆甘肅之事為之證實，其害之大，自無待言。而此外尚有甚深而極溥之害二，則無限制招工運糧是也。法國現在招工為政府所禁，有往赴者，不過少數，一旦加入，招工為我義務，自不能禁使勿前；今日往法國工人不過一萬數千，而一船已斃數百，將來赴歐工人之況，可以意想而知，即不死於中途，而俄國之已事，可以明鑒。雖英法真意，未必在招我工人，而往者已紛紛罹害。一面運糧出口，內地米麥價值，必見飛騰，貧民所入不加，食料驟貴，飢饉之禍，即在目前。夫飢饉者，非必全國米糧不足供全國人之食始然也，一地缺乏，而他地以交通不便，不能運來，則飢饉立見矣。試計前所列舉條件，借款一萬萬，賠款三千萬，加稅五千萬，不及二萬萬之價值，而令我全國受此災厄，此其為得為失，何待瑣言！況此不及二萬萬之款，結局皆須償還，且須付息，不能以利益算；所謂益者，止於關稅之五千萬耳。此五千萬之收入，誰負擔之，固我中國人非外國人也；外國人不過販運稍覺困難，實際仍是我國人出錢買貨納稅。

然則國家取之人民，亦復多術，豈必出於此途，而使數十萬人置身虎口，數千萬人飢饉窮困，以易得之。反覆推求，所謂利者不成為利，而其所生之害，則觸目皆見，屢舉不能盡也。

雖然，上所言之禍，猶其小焉者也，以貪此小利之故，甘為英法之犧牲，其結果必至於亡國，雖欲隱忍自拔，亦復不能；（詳後數章）國民於此尚未覺醒，異日銜索過河，悔將何及耶？

今日歐洲戰爭，事至慘酷，指此以為中國千載一時之會，固非仁人之言，然必欲就此戰爭以求利益，則亦非無道。譬如日美兩國，即以經濟上之活動，乘茲戰爭，各博鉅利者也。歐洲各國以從事戰爭之故，人力資本，並形缺乏，其向從工作之工人皆移以為兵士，其向供製造之機器，皆移以為製造軍需之用；日常所需不給，則求之外國，即戰爭所需，亦一部分賴之外國，故日美兩國製造之業，運輸之業，無不獲利。日本向來每年貿易皆以輸入超過之故，不能維持其金融常序，必賴借入外債，始可勉強支持；自前年以來，輸出驟增，現金流入，去年之杪，已儲現金七萬萬元，迄今增加未已。而美國現金流入，又數十倍於日本。日本始戰爭而中道歸於和平者也，美國則今始為戰爭者也。而以經濟上言，則兩國皆免於戰爭之害，因以逐其發達；誠如是，則雖求利益亦何害之有？今日歐洲中立諸國，如荷蘭瑞士西班牙丹麥等，皆以過近戰場，所有貿易，皆受妨害；其中斯堪達奈維亞諸國，及荷蘭等，以英法封鎖之故，貿易幾於全滅。惟美洲亞洲諸國，差可乘時自謀振奮。我

國若欲求利益，保持此中立態度，以經濟上發展，補從前之虧損，開日後或大之機，固甚易也，何不知出此，而徒以開戰規求區區必不可得之利益，遂陷國家於危亡而不自惜，此所以不能不切望吾國人民一致注意於此中國存亡問題也。

經濟上之發達，自然人力資本三者皆有鉅效。而今日謀中國之發達者，不患自然力之不充，人力之不足，所缺者資本而已。以中國土地之大，人口之衆，荒地荒野，游民在邑，苟知利用，轉貧使富，期月間可辦也；以此無窮之富源，無窮之人力，稍有資本，不必用新機器，其效果已可使中國成為世界最富之國，因之亦得成為世界最強之國，而少許之資本，又甚易輸入者也。自開戰以來，歐洲諸國，盡力以產出其所需各品，其向銷中國之貨，來源皆形短絀，而輸送之費，數倍從前，此真中國振興農工業之機會也。如中國之農業，發達已久，所缺者，農民之新知識，與政府之善良管理耳。故苟有適宜之經理，不患其腐敗銷磨。而不足之地，亦不患因輸出之故，致生危險。蓋如由彼外國採辦糧食出口，絕無制限，則彼單就運輸便利之地，以高價吸收穀物，以故穀價亦騰，而飢饉無可挽救。若以一有統系之管理，加於穀物之上，則有餘之地始輸出，不足之地有補填，統中國所產穀物，未嘗不可敷其食料而有餘。然則雖輸出穀物，亦不為難，貴在於有調節有統系之行動，不容彼無制限之運糧耳。糧食以外，他種農產物，亦復如是，苟能整理，使歸秩序，輸出之額，必可增驟，卽其利益已莫大矣。今之稱勸業者，未嘗着手於是，而反以苛稅留難農產，使運轉不得自如，於是收穫豐者，坐見腐敗，其歛者無所得；設

關以害人者，正此謂也。又如鑛業自有鑛章規定之後，請開鑛者，必百計留難，始予給照，給照之後，有侵佔者，又加以勒索；一鑛之鑛權，恆須費數萬而後得，比之未有鑛章以前，圖辦鑛者更形退縮。他國設鑛律，所以保護營鑛者也，而我則更害之。華僑在南洋開鑛，處歐洲人勢力之下，不獲平等之待遇，不幸也，然其經營鑛業，尚可有利；及其歸祖國，欲開發天然富源，一閱鑛章，至廢然返矣。是外人虐待華僑之鑛章，比之我國優待華僑之鑛章，尚優數倍，鑛業之不發達，又何足怪？其他工商諸業，無不有類於茲。人之設部，所以衛民，我之設部，乃以阻其發達，若是者豈能謂中國不可富強？若以歐洲已行之事為師，革去留難阻害之弊，即使學得歐人百分之一二，已足致無上之富強。試觀德國開戰之際，糧食百物，常苦缺乏，自施以秩序之管理，即覺裕如；彼以戰爭銷耗其國力之大半，僅以其餘力，猶能獲此進步，我之天然力人力，數倍於彼，又無戰爭，當此世界消場修廣，渴待供給之會，其能獲大利，何可更言。今日為中國實業之害者，部令之煩苛，與厘金落地銷場種種惡稅之窒礙為最多，此皆可以咄嗟之間除去者也。更有當注意者，美國自開戰以來，雖屢沉船舶，而其業船者無不獲大利。日本最近暴富者，大抵皆以買船，即日本郵船會社一家，去年一年之間，亦獲數千萬之利益；此一公司之利益，雖似不足概乎一國之榮枯，而實際則此運輸無滯一事，已足令國中百業蕃昌，各致鉅萬之富。今試反觀中國，其運輸狀況，豈不可悲？自開戰以來，上海常積三萬噸之貨物，待船不得；此每月三萬噸之息，所損幾何？三萬噸之倉租，所損幾何？

？非一年數百萬之損失乎？三萬噸之貨，屯於上海，則內地各埠所停者當十倍上海，此非每年數千萬之損失乎？內地各埠，貨尚停滯，則各原產地之貨，亦無從運出，坐待腐敗；此其損失，不僅在息，乃在於本，此非每年數百萬之損失乎？即此一端而言，苟能改革，已可敢加入條件之全部，抑或過之矣。合彼借債延賠款加關稅，不及二萬萬，此則一年之增加，已不止二萬萬；彼為剗肉補瘡之計，所入旋即須付出，此則為真正之增富，無論如何，不生損害。苟欲求利，則何不捨彼而取此乎？今日所謂船荒之時代也，以中國之人工造船，必較他國為賤，即輸入機器鐵材以製新船，亦決非難；若為應急之計，則以較高之價，買既成之船，尚可及時通運。今計屯積之貨三十萬噸，其中多數，不過輸之近地，勻計每一日可以往還，則欲於一年之間，清此三十萬噸之貨，不過四萬噸之船舶，足以敷用，此決非不能辦到之事也。此四萬噸之船，一面輸出有餘之農產，一面輸入必需之貨物，且從而為建新船之基礎，則此停滯內地各埠之貨，不及一年可以悉去，而原產地之貨，亦可陸續輸出，無朽腐之餘。即此一端，已足使經濟上逐非常之發達矣。夫使用遊民，開闢荒地，除厘金之限制，獎勵航業，期年之間，不冒危險，所得必較加入條件為多，而彼則冒危險尚不可得，此乃安坐而得發展農業，開掘鑛產，振興工藝。彼日本以兩年而獲七萬萬之國富，比例計之，我國即欲年獲十萬萬，亦復何難之有？

今之政府惟以財政為憂，不知財政根源，在於國民經濟，不此之圖，而求目前之利，求而得之，尚足亡國，况其不得而坐受無窮之害，此何為者也！以此千載一

時之時機，而不肯於經濟上奮發有為，坐失發展之路，不亦謬乎？不能有為，若能安貧，而徐圖補救，猶之可也；貪目前之利益，自命奮發有為，而所為者為害而非利，其危險可以亡國，而利於政府者，不過借款成功而已。苟能以一國冒如此之險，則何不以此精神，改革內政，獎勵農工，而利交通，險較少而利較多乎？吾人決不能信當局者為盡無此眼光，乃排一國之輿論，棄其宿昔所信，而冒此不韙，則吾不能不疑其決心之時，惟計自身之利便，不計國家之利益也。

吾固亦知此中有一部分之人，真出於救國之熱誠，而欲以此改善中國之地位；即在舊官僚中，其為利而動者不必言，其非為利動而主張加入，以圖抵抗排斥日本者亦不少。通計主張加入者，除極少數之人以外，無不懷有一種想像，以為日本欲專握在東方之權力，此舉可以爭回中國國際地位，聯合美國以驅逐日本之勢力。無論其以此為對德宣戰之動機與否，而在舊官僚一派，其心中無時不有聯美排日之念存，無疑也。而前年日本禁阻中國加入一事，更足惹起此輩之懷疑，以為日本不既欲中國加入戰爭，必為其有損於日本，而因之信有損於日本者即為有利於中國，益以堅其親美之決心。然今者親美而美不親，欲拒日本反不得不從日本之指導，此輩之目的不能達，已彰明矣！然而排日親美之心，未嘗息也，豈特不息而已，方以為美國擴張海軍之案，不久完成，至時可資排斥日本；不知中日關係密切，決非單以同文同種云云說明之而足。國際上之真結合，必在乎共通之利害，中國惟與日本同利同害，故日本不能不代計中國之利害，而進其忠言；即如往歲英國勸我加入，而

日本反對之，彼誠有反對之理由，決非是中日利害衝突之故，而專圖自利以損中國也。蓋中國一旦加入以後，無論如何，必成為英國之犧牲；以中國供英國之犧牲，則享其利益者，非德即俄。以德俄占中國之權利，則日本更無發展之途，且無自保之術，此日本之損也。而其所以損者，中國先受其損故也。為日本計，其出發點雖殊，而其結論必歸於一。日本為我計其利益而進忠言，本非為我設想，而吾人決不能因之棄其忠言也。今之言聯美者，何嘗知東亞之勢哉？

三 中國加入非美國宣戰之比

今美國與德宣戰矣，然而加入協商國否，未可知也。美國之宣戰，伴於實力之宣戰也；他姑不具論，美國之海軍，於世界居第三位，一旦開戰，即可負清掃大西洋之一部份責任。夫德國之潛艇，果有所畏於美國之海軍否，雖不可知，然美國要可謂之有武力以為戰爭者。其陸軍則依現在所公布者，為預備二百萬之兵，此中送之戰場者能有若干，雖亦不可知，而陸軍力之存在，即為可以實行戰爭之證憑，況其計畫，乃將自此益加擴充也。美國頻年增加海軍，其費動輒數萬萬元，此次開戰之後，首決支出陸軍費美金二十九萬萬餘元，海軍費美金五萬萬元，蓋有此實力，然後可以言戰爭也。我國能望其百分之一否乎？能以一無畏級艦一潛艇向人乎？能有完全之軍隊一師乎？其不能無待言也！塞爾維門得內哥羅羅馬尼亞，於協商國為無力，然其在戰場之兵，多者數十萬，少者十餘萬；敗亡之餘，尚能斬將奪旗。中國之對德國，能為彼所為之什一乎？中國絕交宣戰之實力，不能學美國百之一，不能學比塞門羅諸國什之一，不過凌辱少數在留之德人，而自稱勝利，不惟可危，又甚可恥可笑者也；而妄人反相稱曰，宣戰無須有實際之戰爭，然則所謂戰者，將徒以供戲笑而已耶？

夫美國不能不與德宣戰之第一原因，在其國之工業狀況；英法自開戰以後，自國軍需品已苦不給，一面尚須供給俄國及意大利之軍需品，故不得不乞助於美國，

美國應協商國之求，以擴張其工業，專注於此一方面，於是輸出之額驟增，全國之人，惟以金滿為患；去年一年運往歐洲之出口貨，價值美金三十七萬萬五千萬元，即華銀七十五萬萬元也。其中貨物有加數倍者，有數十倍者，而銅鐵糧食炸藥為尤多。依俄國『諾窩時的詩詩』所錄美國公表數目，實如左表：

■美國近年重要物品出口表（單位法郎）

品名	民國三年	民國四年及五年
牛驃馬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九四、〇〇〇、〇〇〇
銅	二九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糧食	八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飛機及附屬品	一、一三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自動車	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自動單車及貨車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八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化學材料	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	六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炸藥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鐵鋼亞鉛	一、二五七、〇三〇、〇〇〇	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手槍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機器及車牀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金屬錢釘等等	五一、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生熟皮革	一八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靴鞋等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煉牛乳	六、五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精製糖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三九五、〇〇〇、〇〇〇
羊毛	三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夫美國之出口貨驟增，一方面為豐富之金錢流入，一方面亦為資本之偏注於一部分。此表中多數新增之出口貨，實由新增之工廠造成之，此工廠既投莫大之資本而設之，一旦出口有阻，則此諸工廠皆歸無用，而恐慌立起矣。德國提出和議之時，美國市場為之震動，即以此故也。然則德國潛艇封鎖之策，美國所受影響可以知矣！夫歐戰以前，美國在奧登丹麥那威瑞典等地，商業至盛，自英國封鎖德海口，美國遂失其銷場之一部分，幸以英法意俄之需要補之有餘，故但見戰爭之樂，不知其苦；然而德宣言封鎖地帶無警告擊沉以後，美國及其他中立國船隻，皆有中止之懼，於是美之工業為之大搖，美國為保護此種利益，乃欲打破德之潛艇勢力，而

繼續其通商，此其宣戰之本意也。抑此美國之加入，能有勦絕德國潛艇之效否乎？在美國工業者亦未嘗不疑之，但若使美國為宣戰而備軍實，則從前所欲供之外國者，今可移供本國擴張軍備之用，即無資本誤投生產過剩之患，即使德艇依舊跳梁，歐洲貿易杜絕，彼資本家固可高枕無憂，此所以美國全國主戰不休也。今我國果有若是之景況乎？歐戰既開之後，我國除對美日貿易不變外，對於歐洲諸國，出入口貨，有減無增，此蓋以我國政府之不留心，與人民無智識使之然；然而中國所產之貨，不合於彼所急需，實為最大原因。而在近今英法之限制入口貨，尤為大不利於為中國者，依此限制，則中國絲茶諸貨均遭停滯，而農商俱被其禍。然則美之受禍，在德之封鎖，而我之受害，在英法禁入口，各異其景況，各異其加害之國；然則若真與美一致行動，豈非先須抗議英法之限制入口，而以絕交宣戰繼之乎？我之與美情形不同，中立不倚者，自謀利益之道，即自保之道也。

且美國此次之開戰，固德國迫使之然，非美國所得已也。今日以前，美國供給無限之軍需品於歐洲諸國，不見其匱者，美國自不從事於擴張軍備也；德國察知其然，故挑戰於美國，美國之開戰，決不如中國之毫無預備也，則必輟其供給英俄法意之軍需品，以充實己國之海陸軍。試以今次通過之美金三十四萬萬元，比之去歲出口往歐洲之軍需品，可知其相差不遠；故使美國此項經費，於一年內支出完畢，則恐出口到歐洲之軍需品，比之前歲不及什一，而英俄諸國之供給，將以是大竭蹶矣。論者但見美國富力軍威，若足以大為德國之害，其實以海上言，即以美海軍加入

英法隊中，仍決不能奏掃潛艇之效果；以陸上言，則美國輸送數十萬兵於歐洲，決非易事，即曰能之，其所收效亦不過如英國之稍稍增募兵隊，於戰局決無影響。然運此數十萬兵者，其供給補充交代，又須徵用鉅額之船舶，即同時使英國缺乏糧食之禍益增，故其所得不償所失。德國深知其如此，故百計迫美加入戰團。在美國真不欲其如此也，試觀美總統提議媾和，力主不待勝負而致平和，其心豈欲戰者哉？通牒調和，認為美國之權利，且認為義務，其意氣何如；而三禮拜後，忽而抗議，忽而絕交，忽而宣戰，恐威爾遜博士自身，亦決不料其如此也。美國之開戰為德之利，故德強迫以成之；中國無此不得已，而必欲以美為師，豈非捧心曠里之亞乎？

中國與美國此次地位完全反對，言實力則彼有而我無，論損害則彼受諸德奧，我受諸協商諸國，論加入之不得已，又為彼之所獨，我不與同，則我何為自苦若是？試觀日本前此盡力建其勢力於山東及南洋，至其既得，遂謹守不進；前歲有請日本派兵至巴爾幹之議，歐洲各國，翕然主張，即日本人中亦有少數為其所搖，而鑒於多數民意不悅，不敢實行。彼日本於協商諸國關係非比我，且以實力亦優足以辦之，然尚不徇一時之外論，而置舉國之反對於不顧。我國政府胡不深思而遽言隨美進退耶？

四 中國加入與各國之關係

中國加入戰團以後，以見好於歐美諸國故，將來可望得其援助，此種思想全由中國歷年遠交近攻之遺傳的愚策而來。中國自與外人接觸，即有以夷制夷之畫策，從之俱生；李鴻章之外交，以聯俄制日為祕鑰，而卒召歐洲列強之侵入，旋致瓜分之說，勢力範圍之說，不割讓之約，租借之約，相踵而至，此非其成效乎？然在舊官僚知有所謂外交者，無不敬奉李氏遺策，以為神奇。袁世凱之策外交也，曰：引一國之勢力，入他國之勢力範圍，使互相箝制，此即以夷制夷之遺策，亦即遠交近攻之文孫也；其姓字雖殊，其本旨無改。今之當局者，又承袁氏之遺策，樂於引入美國以排日本，故抗議，美國勸我者也，而至其加入，則美使聲言任之中國自由裁奪；加入，日本所嘗反對者也，及中國既從美國之勸而抗議，日本又轉勸我以更加入協商國中。質言之，則此次對德之交涉，實有日美之暗鬥含於其中，而美國之主張遂不及日本之有力。然則中國政府親美不如親日乎？非也，中國舊官僚親美之主義，而未至親美之時機，其隱忍以從日本，不得已而欲待之他日，使他人為我復仇耳。故今日誠惶誠恐以敬獻於東京政府者，意謂猶壁馬之寄外府，一旦時至，輒可取而復之，其貌愈恭，其志彌苦。此種親美思想，吾不敢謂其非發之至誠，然而其迷夢之政策，果足以益中國乎，我知其必不能也，特是以日本政治家之近視，與英國之牽率，遂相蹙迫而生此絕交加入之議，考論其實，於加入有所主張者，協商一

面雖云七國勸我，而意比前三國，實可謂初不相關。（如其逆計將來議和時，可借中國以減己國之負擔，謂之有間接關係，亦無不可，但決不視為重要。）法俄兩國所求助以我國者，亦復甚易得之，卽不開戰未嘗不可滿足法俄之欲望，故真望中國加入者，英國也，不得已而迫中國加入者，日本也，欲中國與己採同一態度者，美國也，此外皆與本問題無甚深關係者也。

彼協商諸國所認為中國加入後協商國之利益者，曰供給人工，曰供給糧食，曰掃蕩德國人在中國之經濟基礎，如是而已。試一研察，則知此三者純為自欺之口實，在協商國亦不能認為必要中國加入之原因也。今先就經濟基礎而言，德國之貿易，開戰以後，已全杜絕，德人在東方惟一之商埠青島，已歸日本占領，今所餘者，絕無貿易等於故墟之數十商店而已。彼數學校之解散，數衛卒之被拘，與此數十商店之閉鎖，在官廳少數德人之解僱，便可謂之驅除德國之基礎；而前此攻略青島，杜絕貿易，反不足以比其功。日本費財億萬，勞師數月，死傷及千，不能掃除其基礎，今乃不如三數警吏之能，此不能信者也！須知德國在中國貿易之所以盛大者，在其商品之信用，與營業之精神，對於中國人之精密之研究，以此三者為他國商人商品所不能及，故後起無根據而能以短時期內侵入英國之地盤，與之爭勝，此非可以人力遏止者也。今試檢德國占有青島之後，其輸入輸出之狀況如何，可知德國在東方之基礎，并不在於青島。

■ 一九一一年青島輸出入價表（單位兩）

國	輸		入	共	計
	出	輸			
德	四、六六五、〇〇〇	一、五九六、〇〇〇	六、二六一、〇〇〇		
日	四、三〇九、〇〇〇	一、一七四、〇〇〇	五、四八三、〇〇〇		
法	八、〇〇〇	四、三二九、〇〇〇	四、三三七、〇〇〇		
英	一九九、〇〇〇	一、五五一、〇〇〇	一、七五〇、〇〇〇		
美	一、二八二、〇〇〇	一、二四、〇〇〇	一、四〇六、〇〇〇		

若言除去德國根據，則雖占青島亦不足盡其根源，將來歐戰既畢，決不能禁德貨之來，德貨既來，則發揮吾所謂精密研究與商品信用營業精神，轉瞬即可復其舊觀，益加發達；是則所謂限制者，不過一時，而在此一時，德國本無商業可言，無須限制。故此一說，決不能成為理由也。

至於人工之幫助，則惟俄法兩國實需要之。英國本土，人口雖不多，而在印度領土，已有三萬萬以上之人口，決不憂勞動之不足；況且英屬華工，向來最夥，但使一令召集，即馬拉半島婆羅緬甸，旬月之間，數十萬決不難致。一面中國人往南洋覓食者後先不絕，故南洋所招華工，亦無盡藏，非如俄法之必求之中國也。俄法雖求人工之助，若特定條約，准華工之到法俄，亦復甚易之事；且迄今雖無條約，招工之事，俄法早已實行，則無事因此必強中國使加入明也。又自糧食言之，俄之

缺糧，乃由轉運之難，非以生產不足，在本國尚難轉運，則自無由移粟就民。英國產穀固稀，而求之於美國坎拿大，較求之中國遙易，且向來輸入中國之麵粉甚多，今但移此以供英人之用，或更輸入中國之麵麥亦足供其所用，何必宣戰始能行之；且閩粵之米向，仰給於安南緬甸，彼若需糧，則轉運於其母國之英法已足矣，又何待求之中國乎？要之，無論從何方面着想，決不因此人工糧食兩層，至要求中國之加入。此所以真與吾國加入有密切關係者，止於日美與英三國也。

論此次之勸誘中國，美日居其衝，而英國若退聽焉，考其實際，則英國為其主動，而美日之行動，適以為英政府所利用耳。何也？英國之運動加入，非自今始，往者袁氏稱帝之日，英國曾欲以加入為條件，而承認袁之帝制，袁未及決，日本出而反對，遂中止以迄今茲，然而英國之運動未嘗息也；但以英國曾對日本外交總長石井約言，此後在中國無論何種舉動，必先經日本同意，英國在東方之外交，本不能自由行動，故英國欲動中國必先動日本，欲動日本惟有藉美國勢力侵入中國以挾持之。此次美國之勸告中國，以何原動而來，非吾所敢議；而英文京報辛博森一派之論說，則顯然謂中國抗議之後，以美國之經濟力與兵力為可恃，即可無慮日本之挾制中國。其論調如此，則一方面代表中國政府親美排日之初心，一方面又表明英國在東洋對於日本之甚深惡感者也。吾聞親美論者動謂日本年前阻止中國加入，志在使中國外交受日本支配，此次抗議，即圖獨立之外交；不知在東洋外交受日本支配者，乃在英國，而加入之後，英國可回復其外交之獨立耳，中國之外交何由得獨

立乎？

中國之舊官僚，有其習性，只有與營私利之人，或被其認為好意，此外無論何事，彼必以不肖之心度人。日本之不願中國加入，固曰大隈內閣不欲助成袁皇帝，然決不得謂為主要之原因；主要之原因，乃在中國加入自身之不利。從公平之觀察，以批評日本當時之態度，可謂第一為中國謀其利害，而後計日本之利害；（此時中日利害相同，自不待言。）以此友情，救中國之危，而措諸安定。中國之論者，不知感謝，反以是為失我外交獨立，欲推刃而復仇，誠不能謂此輩官僚之思想，為尚有理性存者也。日本誠見中國加入絕不能為協商國摧敗德國之助，而一旦加入，無論孰勝孰敗，中國必不免為犧牲；以中國為犧牲，中國之不利，亦日本之不利也。為避此不利而不惜得罪於同盟國，亦可以謂之無負於中國矣！而論者則謂之挾制中國，謂之不使中國有外交，此所以動失東亞聯合發展之機會，而為白人所利用；抑亦以彼輩洪憲遺臣，對於袁氏加入稱帝，實有無窮之屬望，故一旦失之，慚忿交并，轉而致其深怨於日本也。論者動謂日本要求廿一條款，即為獨占中國利益之徵，侵略之實行；然當知廿一條款初非日本之意，而日後袁氏稱帝事急之際，曾以有過於第五項之權利供於日本，而日本不受也。始袁氏既解散國會改約法，第二借款將成矣，而敗於歐戰之突發，乃改其昔者排日之態度為親日，因求日之承認帝制，而諾以利權為報酬；所謂廿一條款要求者，袁自使日本提出其所欲，以易其帝位，非日本自以逼袁也。袁之排日，夙昔已著，日人惟知事定以後必為反噬，故重索其

權，以求免未來之患。顧此條件無端而洩漏，無端而有國民之反對，各國之責言，袁尚欲貫徹其主張，乃暗請日人派兵來華，致最後通牒，以鎮壓國中反對者，而使周自齊東為特使，不顧國中反對，諾允日之第五項，且益以他種利權。爾時日本欲助袁平定民黨博取利權，易於反掌；然而舉國反對，不為利動，袁策遂不得行。以此二者比較而觀，可以知日本於中國不必以侵略為目的，其行動常為中國計利而非以為害；論者不察於是，徒以日本為有野心，非篤論也。日本之不贊成中國加入，與不受周自齊所費之賄，同為純粹之正義所驅，吾人於大隈之舉動，固不盡贊同，而公論要不容沒。卽在此次日本雖翻然勸我加入，而吾尚深信彼中不無審察利害，不樂促我墮此漩渦者；故於所謂加入條件者，日本不遽與贊同，卽其心中以為日本對於英國，既有同盟關係，勢不能永拒英國之求，而亦不欲負誘我以入協商之責任，故但勸以言而不肯供其賄。（關稅改正賠款延期以為加入條件，則皆賄也。）彼豈不知利益均沾之約尚存，將來不難追補，今茲所失，朝四暮三，本於名實無損，而必堅持之者，其心誠亦不欲中國以此而自決墮入危途，將以自慰其良心而已。沉乎以終局利害論，中國之不保，同時卽為日本之衰亡也，日本之勸我，非本意也。（以上所引外交秘密皆有最確之來源，徒以責任所在，不能指明。要之，此中事實，當局自知其不虛，而吾之操筆，亦絕不以私意稍有所損益為就吾論據，此則可以吾之良心名譽誓之者也。）

中國之加入，於美國為有利乎否乎？則將答之曰：美國欲中國隨彼一致行動，無異欲他中立國隨之，美國不以他中立國加入為己之私利，即亦不以中國加入為己之私利。須知美國勸我抗議之通牒，對於諸中立國一概發出，與前此勸和之通牒同，論者但見美國勸我抗議，而謂中國加入協商，亦為美國所樂聞，不知美國為向來最大之中立國，當欲使他中立國行動與彼一致，以保中立國之利權。故前此提出調停通牒，則亦勸我為調停，所勸者非止我國也；一旦提出抗議通牒，則又勸我為抗議，所勸者亦非止我國也。此為美國外交當然可採之手段，而論者先有成心，乃於美國之意思，加以曲解；故前次調和之通牒，忽然集矢，今日抗議之勸誘，又忽馬以為抵排日本之機。吾信美國之通牒，必不存此心，中國官僚，日思排日，因美之來勸，遂自扇其感情，發為虛想，此種舉動，適投合於英國人之需要，而其波益揚，此亦美人所不及料者也。中國苟但隨美行動，則美國可以各中立國之一致為基礎，而謀中立國之利益，此其所願也；過此以往，本非所求，雖有抗議勸誘之一事，美國不負引入中國之責矣。

統以上所言，則知勸我抗議之美國，勸我加入之日本，均未嘗因我加入能受何種利益，即在協商歐洲諸國中，亦決無非中國加入不可之理由；然則何以七國公使不憚再三干涉我國對德之所謂『獨立外交』乎？則以其主動者有英國，故不惜百方以求引入之機會。袁氏之稱帝，一機會也，不幸而挫於日本之干涉，故又利用此美國之勸而扇起中國排日之感情，即以此聳日本之聽，而促其決心，此年來英人所經

營者，其跡歷歷可觀；此中摩理遜辛博森等於種種方面皆當自白其盡力於中國加入協商一事。可見中國加入而得利益者，非意非葡，非俄非法，亦非美非日也，惟有一英國而已。則有問者曰：英國於招工運糧破壞德人基礎以外，更有何等甚深之理由乎？曰：有之。英國自數百年以前，迄於今茲，有一不變之政策焉，曰求可以為犧牲者以為友邦，中國適入其選，則英國之欲我宣戰也固宜。

五 大英帝國之基礎

除去印度，大英帝國不過世界之三等國，此英人所自認者也。（中央公論引喀遜語）英國之帝國，以何者為基礎乎？倫敦之市場，何所資而能為世界市場之中心乎？英國之外交，何以常能使人尊敬為第一有力者乎？以偏在歐洲西北三島之地，而其所領土地周繞地球，自詡國旗不逢日沒，其操縱之者，果何術乎？非巴力門政治之力也，非二強國海軍標準政策之力也，非條頓種紳士精神之力也；所恃者，印度而已。惟有印度，始能控禦此周繞地球之殖民地，惟有印度，倫敦市場始得為世界中心，亦惟有印度，英國始得至今執歐洲之牛耳，橫行於世界；英國之君，稱為大不列顛合眾王國王兼印度皇帝，英之所以為帝國者，在印度不在英倫也。

往者，英相張伯倫以其所領之統一黨，倡帝國主義，而以殖民地互惠關稅為入手辦法，即說明此意義者也。英之殖民地，徧於五洲，自英本國而南，占有非洲之大部分，而握埃及，以為交通之樞紐，且取直布羅陀摩爾泰亞丁以聯之，而以好望角副之；出紅海而東，萃於印度，展而及馬拉半島，則星加坡為之樞，錫蘭香港以副之。其東南則有澳洲，越海而為坎拿大。蓋其領地統治之法，隨地而殊；坎拿大澳洲，皆有自治政府，英國之主權僅於對外認之；而澳坎對外，所以姑認英之主權，非以為母國利也，以其若離英獨立，則海陸軍之費較現在必且大增，現在可以輕稅薄斂支持，將更而為重稅，故甯依附英國，以保對外之安寧，其用心如此，故英

國欲求國家所需要之資源，不能仰之澳洲坎拿大也。今日母國布徵兵之制，強制勞役之令，不敢望之澳坎也。（去年十一月澳洲之國民投票即反對強制徵兵之案）非洲之地雖亦鉅大，而人口較疏，地勢分散，必不可用以為發展之基。只有印度馬拉，比較地位適當，而向來統治，惟英人意所欲為，初無扞格，故以為聯合之基礎最適；而馬拉半島消費生產之力，均遠在印度之下，所以不能不舍馬拉而取印度也。張伯倫之策，乃在改高英國之稅率，對於外國輸入之貨加以重稅，而於本國及屬地來往之貨物，則特免其稅以勵之，所謂特惠也；以此特惠之結果，澳洲之農產及印度馬拉所產各原料，可以專擅英倫之市場，不容他國貨侵入，而英倫工業製品，亦可專占坎拿大與澳非等大市場，而拒絕外國貨之流入。使此政策完全實行，則經濟上英國全國農工商業皆能自給，以其餘力操縱世界市場，論其根本所需，不必求之國外而已足，所謂農工商三位一體主義者，即此之謂；而英國之帝國主義，亦於此計畫實行之後，始可望其進展也。從前歐洲之取殖民地，無異蜂之取蜜，所志者在吸其精華，以益本國，絕不存一聯為一體之念，故其所謂殖民地者，單以能使本國得益若干為算計之基礎；以經濟之利害，決經營之方針；然在二十世紀，此種中古之政策，不適於用，自不待言。張伯倫之帝國主義，乃由是倡，彼以殖民地與母國，當視為一體，痛癢相關，母國之工業，即藉殖民地以為銷場，而農產則由殖民地供給。然而此所謂銷場者，專視人口之多寡，英國全國人口，不過四萬萬內外，其中三萬五千萬為印度人，本國人及印度人外，所餘人口僅數千萬耳；足以證明英國

若無印度，即不能成為帝國矣。

抑英國之獲得殖民地，非有一計畫以整然之組織行之者也，始得領地於美洲，旋奪法之坎拿大，未幾而合衆國獨立，值拿破崙戰爭之後，乃以種種手段，繼受荷葡兩國所領，且占有澳洲，於此參差錯落之殖民地中，謀其聯絡，然後占有蘇彝士河好望角星架坡等地以為根據。印度之經營，乃自一公司始，資本纔七萬鎊耳，中間有葡萄牙之先進，復遇法荷之東印度公司與之競爭；適印度小國互相攻擊，而皆借助於外人，克雷夫印度公司中一書記也，憑其智力，扇構印度諸王，假以資糧器械，已則乘之收其實權。自十七世紀以來，迄於一八五七年之叛亂，印度統治皆委之於公司，英國政府初不過問也。暨乎叛亂戡定，一八五八年英國始聲言併合印度，一八七七年英國始以維多利女王兼印度皇后，其時公司所以付與母國者，面積一百七十六萬方英里，人口三萬萬餘。自茲以降，英人復盡力謀其擴張，且保護維持其殖民地，然而作始非有計畫，故當然為大英帝國基礎者，至於廿世紀之初，猶以偏偶待之；所有政治上之設施，往往背馳，此則凡屬逐漸長成者所同有之弊害。小之如一都市，當其始未有計畫，任意以延長之，則其形必成為不規則之狀，其交通配列必不如意，其天然應有之中心與實際現存之中心乖離，統治改良，種種阻礙，皆由斯起，論世者試以中國之南京北京廣州漢口，日本之東京，比之美國之華盛頓，可以知其差異矣。彼南京廣州東京諸市，非故意為此不規則也，任其自然發達，以變田園為市街，由田園進而任意附益于都市，不由都市自立計畫以取用田園，則

其標亂無紀，必不可免。英之殖民地亦正類此。本來既無秩序，則一旦求整其統系，自屬非易。然無論如何，英國經濟之基礎，即其國家之命脈，在于印度，事至瞭然；若此基礎失去，則大英帝國亦惟有瓦解而已。除去印度，雖以澳洲坎拿大，亦不足以為英倫工業品之銷場，不足以完農工商三位一體之實；既不免求銷場於外國，則國內自給之策完全破壞，母國與殖民地浸益疏遠，終至各相離異，不復有為。故無印度者，澳洲坎拿大皆成為無意味，而非洲與馬拉半島更不足數矣；故英國所以能保有旗之不遇日落之殖民地，以印度也。

英國之所以得握世界商業上之實權，以世界市場置之己國之支配下者，以其國之出產力與消費力，俱優越於他國，而其生產消費各在一地；即在國內營通商轉運之業，已臻極盛，挾此基礎，以為商業，以為航業，他國不能與爭也。夫世界之貨物，有其生產地與消費地之距離，視其兩地之距倫敦更近者，其價反待決於倫敦之市場，此非以經濟社會關聯較多；他物集於倫敦，一物不能獨異之故耳。凡世界市場買賣，雖以貨幣計數，而買者之資源，必由於賣一種貨物，賣者又常以其資金購取他種貨物；故有一地為多數貨物貿易之所者，其他貨物當然趨而附之。英國以其對國內之貿易，集中於倫敦，隨之對國外之貿易，亦集中於倫敦，此貿易之額，既已甚鉅，故此二者以外之貿易，亦為其所吸引，而倫敦自然成為商業之中心。除去印度，則英國之商業已去大半，其根本既傷，自無吸引之力，而雄制世界市場之資格，從此失矣。印度之存亡，即英之存亡也；無印度即無殖民地，無商業，無航業

，內不能自給，外不能取足於他人，雖欲苟存，安可得乎？

不觀乎西班牙葡萄牙之歷史乎？彼二國當十六七世紀間，中分地球各取其半，以為勢力範圍，其所領殖民地，勢駕於並時諸國上，徒以不能謀其統一協合，母國與殖民地，兩不相親，稍有不和，即離而獨立，或他屬焉。今之非洲海岸諸地，暨南洋英荷領土，住者非皆葡領乎，葡萄牙惟不能占有好望角與埃及諸殖民地，遂無由聯絡。西班牙亦坐不能收聯結中美南美諸地之效，所以入十九世紀，紛紛變為獨立之國，蓋其對於母國，本皆無經濟之關聯，其離叛固事勢之所使然，不足怪也。荷蘭承西班牙之敝而起，一時雄視東方，亦以不得經濟上之聯結，一失好望角麻六甲於英，其位遂大低落。使葡萄牙與荷蘭得英之印度，則東方豈容英國為霸；使英不得印度，則不特馬拉半島無由經營，即坎拿大澳洲亦久已師美國而獨立矣。英國惟得印度以繁華其商業，因以担任此鉅額軍費，以保持其海權，使澳坎託其庇而安焉，此所以不蹈西葡荷之覆轍而強盛百年也。

事固有始行之甚易而莫之行者，亦有偶然行之不知其關係之大如是，而幸收其良果者。英之設印度公司，在他國之後，侵略全由公司畫策，母國初不知，即克雷夫當時，豈知其經營印度，關於英國之榮枯若是哉？事後推論，歸功尸名，亦適有運會焉。嗟呼！使中國而遇有若印度公司者存，恐當英國併印度之際，中國已相隨俱盡；爾時英國欲吞中國，易與吞印度同耳。當一八六〇年之交，中國方南北爭持，未有所定，清帝北走道死，舉國無以抗拒外人為意者；使戈登襲克雷夫之策，

以中國之兵征服中國，決非難事也，況益以國家之助乎？當是時葡荷已衰，德法未起，在東方無與英爭殖民地者；自克列迷阿半島一役，英法聯合助土敵俄以來，英常以法普之交惡為利，乘其間隙以圖利於東方，當時雖以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論東方之根據，法實無有。英國當時不但以通商貿易為滿足，而求併吞中國，實無一國可以牽制英國者也。假令英國以十年之功，收中國於掌握之中，則法國正敗於普，德意志帝國新成，而亞洲已全入英國統治之下矣！使其然也，則今日之大英帝國，非特保有印度莫能搖動，且可以併中國印度為一團，取世界最大之市場，約諸囊中，而莫敢窺伺之；非特無此次之戰爭，即在將來，苟非英國內訌，恐亦無人能問英鼎輕重。使吾人為英國人，必不能不痛惜當時英國無人，坐失此萬劫不可復得之機會，而吾中國人則又不能不深幸英國之無人，使吾人今日猶有研究中國存亡問題之餘地也。

吾不云乎，事有始行之甚易而莫之行者，亦有偶然行之不知其關係之大若是，而幸收其良果者，故吾人追論英之偶然而得印度，偶然不得中國，為英國計者，惜其未收全功，為中國計者，幸其不早覆沒，皆從其已事而徵其效；然而英國有帝國主義之實行，有互惠關稅等等政策，所以保持其偶然所得者，使不以偶然失之也。而我中國則何如？幸不見併於英，且不知戒，而輕心以掉之乎！英國雖失併吞中國之機會，心未嘗忘中國也；值法國於戰後專力經營殖民地，與英角力，德國尋又起而乘之，英國猶欲以瓜分之結果，占有中國之大部分，以為印度之東藩，補往日之

失策，而計畫未遂，忽有日本起於東方，日本一出，戰勝中國，雖曰從此中國敗微益無可隱，而實際瓜分之局，轉以日本之突起與俄國之遠略而中破。俄國既與土戰勝，勢可突出地中海矣，而英嗾撓之，使不得伸，易志而東圖我新疆與彼印度；英國為自保計，不能任俄國之發展，而於東方陸上之力不能制俄，值日本之新興，遂利用之以為敵俄之具；東方既有此角逐，利益更難平均，因之瓜分說破而均勢之說代之。日俄戰後，日之地位更固，而英國亦無法使瓜分之際日本滿意，日本亦知瓜分之後，己國地位無由鞏固，力主保全中國；蓋法德之着手東方，為英國併吞中國之障礙，其政策遂變為瓜分，而日本之勃興，又為歐洲瓜分中國之障礙，再轉而為均勢保全，於是英國不得不以保守印度為滿足矣。雖然，英帝國之退守印度，固曰足矣，為他國計，亦能容英國之保守印度以為滿足乎？人皆知其不可能也！以英國之帝國主義，恃印度以為基礎，故英人必百計求保印度，不惜以萬事為犧牲也。

六 英國百年來之外交政策

欲論英人之用何術以維持此帝國，不可不先溯之於英之向來對外之政策。

英國自戰勝西班牙之無敵艦隊以來，其對外有一定之國是，卽聯合較弱之國，以摧抑當時最強之國是也。當十八世紀之後半期，英國以法為標的，對於法之戰爭，以路易十四十五之強盛為歐洲最故也，非修百年戰爭以來之宿怨，亦非屬望於歐洲之領土，惟英之欲維持自國之利益，則不許歐洲大陸有一最強國發生，苟其有之，必合諸國倒之而後已。此對法之戰爭，結穴於滑鐵盧一役，自此以後，至於今茲，百年之間，英國霸權，未嘗衰歇；雖然，其間保存維持之業，亦復非一。自法國摧敗以後，英國不復忌法，而俄之逐漸發展，勢將南吞土耳其，既并土耳其，必據埃及，制紅海，而地中海之權失，印度之門戶亦不固，故於十九世紀之中期，英國舍法而敵俄，舉土耳其而禦俄羅斯，動則曰扶弱勸強；當是時，土耳其之奉回教，無異今茲，其苛待基督教徒，或又甚焉，然而不惜懸軍遠征以助之；今日則曰土耳其之文明已不適於歐洲，須逐之使復歸亞洲之故土。狐狸狐搨，翻雲覆雨，曾不知愧也！實則前之保土耳其，所以保印度，今恐德因土耳其以取印度，則不能不合俄以攻土耳其也。既一敗俄於一八五三年之戰，又於一八七七年，俄戰勝土結約之際，強結德以抑俄；蓋自拿破崙破崙敗後，英常親法而敵俄，則以法已失勢，俄方日強也。

然一方法國自見敗於普之後，思有所取償，而俾斯麥亦欲鬥英法使自敝，因囑法國致力於殖民地之擴張，於是法國占突尼斯，占阿遮利，占安南，占馬達加斯加，而伸張其勢力于摩洛哥，於是乎得罪於意大利，又得罪於英；俾斯麥固是收意大利以入於三國同盟，而激英使敵俄法，英於斯時，實遠俄法而親德，至其極遂生東方之衝突；英人自度在東方力不能勝俄，乃乘日本怨俄之干涉遼東割讓一事，犖日以拒俄。日本之與俄戰，在日人言之，則為取朝鮮也，為保全東三省不使俄人駐兵占據也，自英人言之，則不過日人為英人守衛印度，驅除其東方之敵人而已。方俄之盛，日銛日人以攻俄，及俄蹶日強，則又百方窘日，此即英國百年不易之國是。以為忘恩負義，以怨報德，而訝之者，未知英國之歷史者也。

一方得日本以制俄，一方德國之勢又日隆，於是英國又棄法俄不以為敵，而轉摟諸國以敵德，然後造成此次之戰爭。蓋俾斯麥之為德國畫策也，曰讓法取海外之殖民地，而德國自以全力治內政，內政整理既畢，始可外圖；於時法果以擴張殖民地與英大衝突，英國欲專埃及之權而法撓之，法國欲固其力於摩洛哥，而英國又以直布羅陀之關係，不欲法國占此非洲北岸之突出點，兩不相下。既而威廉第二黜罷俾思麥，而圖擴張勢力於國外，以是經營非洲東西海岸之地，在在與英衝突；英國不得已始與法國協商，法國承認英國在埃及之權利，英國亦承認法國在摩洛哥之優越權，於時俄猶未敗於東方也。及俄國既敗，英法益親，法遂實行前約，以兵力干涉摩洛哥，德國乃出而抗議；是時法之外務總長笛卡西與英為約，一旦法德決裂，

英當以二十萬兵助法，經由丹麥進攻基爾運河（此種計畫正與德之強行通過比利時同，英國不過偶未達此實現之機會而已，何人道公理之可言。）後卒以調停終局，而英之義華第七與法外交總長笛卡西遂始終成英法聯結。統此以觀，百年之間，英與法再為敵，再為友；於俄一為友，一為敵；於德一為友，一為敵。要之當，其最強之際，英國必聯他國以敵之；及其有他國更強，則又聯之以共敵他國。二世紀間，英國之外交政策，未嘗變也。其以一國為友也，非有誠意之結合，不過利用之以攻擊他國，以友國軍隊為己之傭兵，敵其所憾而已。及乎強敵既挫，惟有友強，則又轉而以友為敵。而英國始終居於喉使之地位，戰則他國任其勞，勝則英國取其利，此則數百年來未嘗變者也。故論英國之外交，斷不能謂某國必可為英國之友，亦不能謂某國必為英國之敵。抑且除印度及與印度有關之數地外，雖為英國向蓄有勢力之地，亦不憚移以贈人；如摩洛哥，固英國宿昔所經營者也，為樓法以伐德，不惜以讓諸法，從可知英國向來為破滅歐洲最強之國，不惜以種種為犧牲，而其所以必破壞歐洲最強之國者，不外以保存其帝國。換言之，即不外以保全印度耳。自道德上言之，必損己以害人，信為罪惡；然以利害而論，為英國謀者，又何以加於茲？英國之結日結法結俄，均以其強不逮德國，故糾合而為之首領，使從於己之支配也。其於土耳其，亦思用此策，以絕德國東出之途，同時又不使俄國得志。然而英人有恆言曰：血濃於水，故又常助土耳其支配下之白人，使離土獨立，而收以為己黨，自希臘之獨立而已然；而於塞爾維，門得內哥羅，與羅馬尼亞，勃牙利，又以

對俄國之關係，英亦陰袒之，故土卒不甘為英之犧牲而合於德。藉不然者，英國已以上為俄國之餌，而君士但丁久在俄國統治之下矣。不觀夫土未與英俄法裂之前，英國之所以誘土助己者乎？英國上下無不以為土國厚受英之保護，以有今茲，而不計其對俄之宿憤，以為一旦攬致土國，即可乘勢滿足俄之欲望也。夫英國之利用他國也，方其得勢，則犧牲他同盟國，以滿其欲望；及其勢不足以為助，則又以為他國之犧牲，此其歷史已彰彰然明矣。論者以為土苟維持中立，尚可免俄英之攻擊，不知為英之與國者，方其有力，英必樂與以種種之利益，使與俱敵其敵；及其無力，英亦必重苦之以快他國之意。無他，英之求友邦，貴能為英盡力，今既無力，自然應以其國為英之犧牲。譬如餉蠶者，三眠以前，束囊伐桑，昕夕視候，惟恐不逮，孝子之養父母，無以過也；繭抽絲盡，則命蠲鼎鑊，骸飽魚鼈，今日英之友邦，皆蠶也，其猶得英之承迎者，絲未盡耳，故如塞爾維受俄之命以圖奧，即間接受英之指揮以圖德者也。首發鉅難，亡其宗祿，亦可謂忠於其事矣。而英人之待固何如？方勃牙利之未附德也，英人不嘗與勃牙利議，割塞之地以飽勃之欲，使參戰乎；當時議固未成，而英國亦以此藉口，謂巴爾幹外交失敗，非己之罪。夫英國欲飽勃之欲，何不犧牲己之利益以求之，何不犧牲俄之利益以求之，而必以塞為犧牲者，塞之力已盡，勃之力方可恃也。亞巴尼亞非塞爾維日夕所期望者乎？以人種言，以地理言，皆近於塞；塞以外無通海之途，迫而與土競，傾國以爭此地，卒為奧所抑，不能逞志。今者塞既為奧所敗，若以英法之援而得亞巴尼亞，固曰義當爾也，

然而英法為聯意計，不惜以亞巴亞為意之勢力範圍。觀其所以待塞爾維者如此，則知假令土耳其附英俄而敵德奧，英國亦必不保護土耳其令俄觊望，此無他，土之力先盡於俄，故其利益不免為俄之犧牲也。今試觀察此全戰役，英之得與國，有無以利益餌之者乎？如其於意大利，於羅馬尼，所謂參戰條件者，非土地之豫約乎？其於日本，非以山東與南洋諸島為餌乎？其所利誘勃牙利，誘希臘，而不成者，更不可悉舉。而問其所以許與人之利益，有一為英國自所損出者乎？無有也！非約取之於敵，則使友邦忍苦痛以與之，英國之利益不傷，而有力之國，皆用命焉。此真蠶人抽繭，豈人煮豆之術也。芻狗之未陳也，被而祭之，既其陳也，驅車以轡。夫英國不仁，以萬國芻狗，塞爾維罹其網而喪其邦；土耳其幸不從英而已，其從之也，欲俄國之進兵，必以亞美尼亞君士但丁與俄，欲勃牙利之從，必又割其西偏以與勃，欲希臘之起，又將割其西南以與希。夫巴爾幹諸邦，皆為可左可右之國，而無國不有領土之野心；故土耳其苟為英友者，巴爾幹諸邦必悉袒英；非土耳其之聲號足以來之也，其膏沃形勝之領土，足使諸國奔走熙攘，而來者逾多，土境逾蹙，英收其利，土蒙其害。故苟無其力，慎勿為英之友，苟無其力而為英之友，必不免為英之犧牲。若其無力而欲免於犧牲，中立上策也。不然者，與其為英之友，無寧為英之敵。此無論英之終局為勝為敗，必無疑義者也；塞爾維與土耳其，其最良之標本也。南洋之鑛山主，買人以開鑛，其未至也，優之百方，慮其不至也；一旦入工所，計無所逃，則畜類遇之矣。英之所以待友邦者若是而已。為國者其將師塞爾

維乎，抑將師土耳其也？

則有問者曰：英之不欲犧牲自國利益，固也。均是以他國利益為犧牲，何必友邦，雖中立，英國亦何愛惜，而不害其利益？曰：是非不欲也，不能也。英之友邦，得友之名而已，其舉動皆惟英之命是聽，故英國用其力，則為之保護其利益，不用其力，則求善價以沽；其利益有保護之權，故亦有贈與之權。譬如摩洛哥與埃及之交換，英苟無力於摩洛哥，法豈肯以埃及與為交換；法苟無力於埃及，英亦豈允以摩洛哥與之交換。故微生高乞醴其鄰，以與乞者，鄰既以醴與高，則醴固高之醴也，不必問其所從來，乞者終戴微生之德；若微生使乞者自乞諸鄰，則鄰猶中立國也，雖所與不止於醴，人惟感鄰之惠，而微生不與焉。此猶中立國之利益不足以為餌，而英國之急於求友邦，若不暇擇者，非以其力足恃，乃以其利益可以為英國犧牲也。中立於此，乃可見其真價矣！

英以此政策行之二百年，以致今日之盛大，每於戰勝一強國之後，英國若無所利於歐洲之土地者，於是以義使自鳴。試以英國政治家之心理，置之檢鏡之下，知其言之必不由衷也。英國之領地徧於世界，無論何國，苟於歐洲有優越之權力，即於英國對於殖民地之利益生衝突，從而英國為保其殖民地計，不得不與之戰；使其強國所志，在於他所，如法與意，目的祇在非洲北岸，猶易妥協也。然既在歐洲為最強之國，則必不以為是為滿足，其目的必在於印度，而無印度是無英帝國也，故英國尤不得不合他國而與之戰。惟其謀之於未來，制之於未形，故人但見為仗義勸強

，而不知其舉措無一非為印度之保全計也。

雖然，自有此空前之戰爭，而英國地位已大變，和平而後，將仍持此策不變乎。抑且政絃更張乎，此現在所須研究者也。吾人以最上之智慧，絕對之忠誠，為英國謀將來保全印度維持帝國之策，則有其必變者，有其必不變者；以最強之國為敵，此必變者也，以較弱之友邦供犧牲，此必不變者也。英於此戰爭以前，每摧抑一強國，必得數十年之苟安，於此從容以備他國之興；其所破者，創巨痛深，數十年間，未得復起也，其所防者，數十年未及長成，已逢英之摧敗矣，故其政策可以無變。自德之興，而英國之步驟乃亂，方欲遏法，法未衰也，又以防德之故，不得不助法。方欲遏俄，俄未全敗也，又恐日之一盛而不可復制，於萬不得已之中，巧收俄法以敵德，而劫日本使從之。辛苦十年，而後得今日合縱攻德之結果；平心而論，從英國者為禍為福，故不與計，英之外交，終不可不謂之大成功。然而其成功同時有為英所深不願者，何則，假令戰而勝德，德未成死灰，復燃未可知也；法縱不加強，俄必坐大。自從戰後，俄日知互角之不利，故兩國各相親而疏英；德國覆沒之日，即俄日鼎盛之期。英欲與俄為敵，則無與制俄者，且前此使日敵俄，英之元氣，未嘗傷也，今與德戰，雖幸而勝，國富民力已殫矣，是不惟不能自與俄戰，即欲他人與俄戰，亦莫為用；何則，土靈之教訓，已深入歐洲諸國政治家之心，英欲再求忠誠之僕如塞爾維者，終不可得也。往者英為盟主以攻一國，豐功偉績，英人尸其大部，故其敵固畏英，其友亦甚畏英。至於此戰，則羣知英之易與，無復尊崇

之心，其於戰後無復宰制歐洲之望明矣。更假令英國於此役不能戰勝，則俄國已曉然於英之不親己，將來必不盡力，即日本亦必深悔從前之誤，舍去不援。當時之國仍以德為最強，（現在德國勝利之勢已可推，即成為美總統所謂無勝敗之媾和，德已居最強之位。）英欲以德為敵，在今日尚不能有成，何況今後，此又事至明白，無可諱言者也。然則英國為將來百年立計，不得以最強之邦為敵，必以最強之邦為友，相與中分世界之利益而俱享之，自己國以外，皆可以為犧牲；而其選擇犧牲，由親者始，此即英國所以報其傾國以保衛印度之友邦之厚惠者也。

七 協商國勝後之英國外交

主加入協商國者，輒言協商國必勝，反之者多言協商國必敗。夫以為勝而附之，與以為敗而去之，本為一國之道德上絕不能容許者；而主張之者必計較利害，若曰，苟有利焉，無恤乎道德，此亦一說也。今姑無與爭協商國之勝敗，試與設想，協商國全勝之後，英國之地位如何？今日英國所恃以敵德國者，非英國之力也，英國以幾及二倍之海軍，不能封鎖德之海港，而肆德國潛艇之跳梁，擁五百萬之大兵，而其戰功略不可紀，於海於陸，皆失其威信，其猶得執協商國之牛耳者，實為經濟之援助耳。暨乎戰後，英國更無可以制人死命之武器，則代德而雄於歐洲大陸者，必有其國。法之為國舊矣，且於此一戰，實已殫其精力，不能於戰後驟望發展；意雖舊邦新命，而其海陸軍兩無可紀，在今日以最有利之狀況進戰，尚不能得志於奧國，至於戰後，意已成孤立之況，在英法尚視為疏遠，在德奧則積有深仇，其不能為英患亦明；其在東方，則英國可襲十餘年以日制俄之策，引美國以敵日本，所不可如何者，俄國而已。俄國自十八世紀之初，彼得改革以來，無時不有併吞世界之計畫，所謂彼得遺訓者，久已為世人所公認，而俄國之地勢，實又足以成之。蓋俄之為國，在歐洲為受敵最少者，其北則北極之下，冰雪之區，其東與南，皆為荒野之國，力不足為俄害，而其土地則足以滿俄國之欲，其向來有戰爭，皆從其西面或西南面而起，其勝則略地增長勢力，不勝則退嬰其天然之險，人莫能屈之。徵之

於歷史，彼得與瑞典王加羅十二戰，嘗一敗矣，而不為之屈，休兵八年，卒復其仇，獲波羅的海沿海之地；此後又參與七年戰爭，遂乘波蘭之弱，而分割之。及拿破崙戰爭之興，屢為法國所敗，而拿破崙終無如俄何；一八一二年，法人懸軍遠征，以破竹之勢，大勝於哥羅提諾，遂占莫斯科，然終不得不退兵，以自致來布芝之覆沒。俄國雖敗，不為法屈，而反以屈法者，其地利使然也。十九世紀之中葉，俄得伸志於土耳其，會英法之抗拒，君死軍敗，地削壘陷，乃至黑海艦隊之出入，亦不得自由；然而俄國之力，毫不以是摧敗，又東而出於波斯灣。俄之經管中亞細亞也，自十九世紀之始而已然，至一八七三年，占有裏海之要港加斯福斯克，遂進而吞高羌，又窺阿富汗斯坦，以與英人利益衝突，波斯遂為英俄兩國之爭點；迄一九〇七年，英俄始為協商，波斯北部為俄國勢力範圍，其中間為中立地帶，其南則為英國勢力範圍，以是三十年間之努力，終不能達占有波斯灣之希望。其在東方，又遭日本之打擊，併其所已有之地盤而失之。若是者，在他國有一於此，必為敗亡，而俄羅斯自如也。其勝則威瑞典，收芬蘭，割波蘭，取中亞細亞；其不幸亦不過莫斯科之退軍，斯巴斯圖堡之城陷，伯林條約之改訂，旅順南滿之退却，波斯灣之讓步而已。故俄國挾此自然之地位，先為不可勝以待人之可勝，英國固無如俄何也，英國之外交微妙而敏迅，吾人不憚稱為世界之最，且尤不能不佩服其主持者有遠識而不搖。卽如今茲之戰爭，英國本為間接之利害關係，直接有關者固法俄也；德國之壓迫法俄，以其優越之陸軍力也，使法俄而退讓者，德亦未卽侵及英國之封。然英

國知苟德國得志於法與俄，卽為世界最強之國，至爾時英始與德為敵，則無所及。故預料德國之必為己害，而先聯法俄以攻之。夫法與俄誠有惡於德而結同盟，而於德外交固向無衝突，至摩洛哥問題，與波洽二州合併問題起，始成葛藤，漸演成以戰爭解決之局，而此二事皆有英國居於法俄之背後，勵其決心抗德，此英國外交之用心，固遠非凡人所測也。此次戰役，英國本儘有中立之餘地，而英不顧也，不惟不顧中立，且於正當商議調停之際，忽以曾向德使警告德國須預定甘與英國開戰之言，告於法使，此其強硬，固不得不謂之有計算有斟酌之行動，抑且對於德國之提議保全法國本國及殖民地以求英國中立，及問英國如德能尊重比國中立英國亦能中立否，英國概以行動自由不受束縛，不能豫約中立復之，（故英國謂為比利時而戰，絕不可信。）此皆足證英國苦心孤詣，不欲法俄獨與德戰，而勉加入焉，正以其深忌德國故也；其忌德國非有其他惡感，亦畏其強耳。然去德國而得俄，其足為英患無異，且往日德之禍法俄為直接，而禍英為間接，故俄法為英用；異日俄起，則直接受禍者惟英國，此英國所甚無如何者也。俄人方為英攻德以獲利，而英又聯他國以攻俄，則人將盡以俄為戒，不敢為英盡力，此又英國政治家所逆見者也。且德既敗，則必棄其東進之策，而與俄無利害衝突；法意本與俄近，美國本不干涉東歐中亞之事，日本又已先事親俄，英國欲求俱與敵俄者，必不可得。無已，惟有改其故步，因利乘便以聯俄；雖然，聯俄非可以口舌畢其效也，英國欲收俄國不侵印度之利，必先有以利俄國，而所以利俄國者，又須為英國勢力所及，不徒以口舌為

惠。故如以非洲餌俄國乎？則非洲之領有，不過稍增其面積，毫不足以為發展之資；且如賤以埃及，則英國與印度之聯絡，不得不復於好望角之舊途，此為制英國之致命，英所不能容許。即俄國佔有此非洲兩岸，亦終無由滿足其野心，明也。將在亞洲方面為讓步乎？則收波斯阿富汗斯坦於俄國域內，益以危印度之邊藩，而俄之野心，亦斷不能滿足。故結局欲與俄聯，須捐印度，英不捐印度，則須求與印度相當者以贈俄；則在今日有第二印度之資格，而為俄所滿足，無逾中國者矣。故英俄交好之日，中國必不免為同於印度之犧牲！

蓋凡所需乎殖民地者，以本國生畜日繁，富源已盡，藉之以免人口過剩之患也。然其所以為殖民地者，如為荒寒待闢之區，則必費多額之金錢，始可望其發達，而發達之後，又恐其羽毛豐足，背棄母國。故英之殖民也，已失合衆國，又將失澳洲坎拿大，此無他，新領地之生產力，一由移住之人成之，其本有之人民稀少，無生產力，因之亦無消費力；及其培植成功，則其生產者又足自給其消費，而無以益其母國。夫人民樂故土，多親族友朋之牽率，利不什不徙其居，得殖民地之國，所最希望者，其殖民地能供給己國原料，同時為工業製品之銷場，因之使本國之人，可不出國門而得豐足之給養；惟然，故需其殖民地本有多數之人口，且為勤於工作者，則其原料豐富，而其消費力亦大加。彼全由本國人開闢者，始則無此消費力，終則成為自給之組織，不可得而壓抑也。惟對於異種之人民，可以不公平之待遇，使常安於低級農夫之位置，而永收貿易之利，以為己國工業品之銷場。故今日之

世界，求得新領土者，必以此為最上之標準，而中國與印度其首選也。

為俄國計，均可以資已國之發達，則亦未嘗不樂舍印度取中國；蓋俄國於西伯利亞鐵道複線之輸送力之下，久有北滿外蒙新疆之布置，成一包圍之況，苟英國助俄以抑日，則其南下猶行所無事耳。是故英國於戰後苟欲與俄更為協商，俄必樂為承認，於是英國可收阿剌伯、波斯、阿富汗斯坦諸地，以及西藏，而北以高加索，崑崙兩山脈及裏海為天然之境界。此局既成，則法意及巴爾幹諸邦，均立於英俄之下位，而地中海兩岸之地，悉成英之勢力範圍；英之指麾歐洲大陸，無異今日指麾西葡。而英與俄一為海王，一為陸帝，兩不相妨，百年之安，可坐而致也。此英國戰勝以後之態度，不難豫想。如使英之政治家，於此戰後千載一時之機會，尚不知出此為英國謀此上策，吾不信其為真愛英國者矣。

八 協商國戰敗或無勝敗媾和後之英國外交

今更豫想戰敗後之景况，則英國為此大戰役之首領，同時握有媾和之權，故常能於有利之時機為媾和。若歐戰以無勝負終，媾和之時期，亦惟英國決之；所以然者，英國及協商諸國，始料以數倍之力加於德奧，則戰爭可不期月而決，既而事與願違，寢成持久之戰，於是俄國屢有媾和之說，法國凱約一派，亦有和平運動，英國察而先制之遂成所謂非單獨媾和條約，(詳本節末)日意後亦加入焉。以此約故，各國非得英國之同意不能媾和，而英國欲媾和時，自然能得各國之同意，蓋於財政上英國對於法俄，實有操縱之力，而對法之煤，對俄之武器，一旦斷其供給，皆可以制其死命，雖欲不同意而不能。故非單獨媾和條約者，不啻以媾和全權委之英國者也，挾此媾和之全權，以與德遇，無論勝負，英必能使德國對於英國之提議，樂為承諾，以為日後之親交地步，故雖在戰爭中，英國常握有可得與德接近之地位，而其實行則視左之二條件：

(一) 英國有聯德之必要否？此本章所論者也。

(二) 各協商國守約之能力如何？今日俄國已屢有單獨媾和之傳言，意國亦公表德奧若加兵，而英法不能為助，則勢恐不能支之意；俄意能甘居塞門羅四國之慘境與否，不失為一問題。若竟單獨媾和，則英失其鉅利。

英國既握此全權，則於協商國不得勝時，（包括無勝負和之場合在內。）英國

必思所以利用此者；而英國之地位如前第五章所述，不能用百年來舊策，以最強之國為敵，即當以最強之國為友。協商國如不得戰勝之結果，德之軍國主義決無打破之期，罷戰之後，最強之國仍是德意志，則豫言英國之親德，決非妄測也。

德之形勢與俄反對，故其立國基礎，其歷史，各不相同。俄為負隅之國，受攻擊者只有西南方面，復有沼澤之阻，與嚴寒冰雪之困難；德則不然，其地四戰，接壤之國，舊不相能。故俄以退嬰持久立國，而德則不能不猛進。微之近世之史，俄雖屢敗，不見其損；而普魯士自有國以來，非戰功燦赫，即國勢衰頹，決無能暫時保守之理。而其軍制，經三度之改革，即三樹功名：始以非烈特力大王之力，發揮其軍國精神，遂一躍伍於強國，拿破崙戰爭時，一旦敗衄，即全國失所倚恃。王后路易沙以為法所侮，力倡復仇之議，當時以法國之限制，常備軍額極稀，商何斯德乃採用續備兵役之制，豫養成多數之軍隊，於是在拿破崙戰爭末期，普之兵威，在大陸諸國上。嚮乎威廉第一，再改革兵制，擴充軍備，即破奧破法，建造德意志帝國。蓋以其地形無自然擴張之餘地，一出而國發達，則有戰爭；一不利於戰爭，則阻其發達。其為國如是，故協商國一不得勝，必且見德國之伸張其勢力於世界；而無論何國，苟新伸張其勢力，必不免與英國利害衝突者，又英國挾有若許殖民地之自然結果，前所已述者也。

英國對於此德國之發展，將何道以禦之乎？以力既一試而知其不可矣，則惟有與之均分利益，一如戰勝時之親俄；蓋非然者，德國之發展，必先見於地中海而埃

及危，又見於波斯灣而印度危。亡埃及則喪其咽喉，亡印度則失其根本，此英國所不能堪者也。英國非不欲長為歐洲之雄，不使一國與之比肩稱霸，然以事實言，則戰勝亦萬不能達此目的，乃不得已而有與德提攜之事，此則所謂必要生出可能者也。

英國為達此目的故，於德國不願與英接近之際，常盡力打消和議，使德人知其然，而復以適當之條件滿足英之願望，則由英國可以主宰媾和，蓋當英國訂此非單獨媾和條約之時，固已決定能促成之者惟有德國，則德之於英，特與以便宜，持為不破壞和議之條件者，雖使協商國戰敗，亦不難想像其然也。

英國既有聯德之必要，又非不能聯之者，則亦不能不籌畫所以滿德之欲望者矣。德於非洲，雖亦有領地，然橫貫非洲之策，今已不能實行，而實際但以非洲沿岸為殖民地，於德人更為觊望。即在波斯方面，德人之經營不過以為進取印度之準備，亦決不以但取中亞細亞為滿足也。於是英國為圖滿德之欲望，必當以中國為餌，與其聯俄同。夫兩國之聯盟，匪以其條約而有效者也，真正原因，乃在其利害之共同。英國本無急切與德衝突之必要，業如前章所已言，此次交戰，既不能達摧抑最強國之目的；英國為保其存在，不得不棄其所欲得之利益，以保其所已得之利益。而德國苟以英國之助，得其所欲得之利益，即為利害共同，而聯盟之事自生。譬諸意大利，本與法為近屬，且得法之助以立國，而一旦爭非洲北岸之地，與德奧有共同利害，則加入三國同盟以敵法；及其戰土以後，利害與奧衝突，而對法緩和，

則又復活其同種之感情，與建國之舊思。故知國際恩怨要約，兩不可恃，同種云者，亦不過使利害易共同之一條件，其他感情上之事實，隨時而變更，非可規律久遠之政策也。欲兩國之真正利害共同，必能有割捨之決心。所謂協調者，各着眼於永久之計畫，於將來兩國發展所必須者以交讓行之，若是則德人可拋其窺取印度之心，並拋棄其經營非洲之計劃，而專意經營遠東，於是乎英可以仍為帝國，而德亦可決其東向之心。故戰後之英德同盟，為自然之事實。

又自歷史言之，自非烈特力大王以來，英國非與普為攻守同盟，即守嚴正中立法，除此數年間短期之衝突外，英德之間，本未有葛藤。言其種族，則盎格魯撒遜，固亦條頓之一分枝，而交通往來無間，德人之血與英人之血，遞為灌輸，其親密乃在法比之上，英美德奧，相去真不遠耳。一旦釋兵解仇，則條約同盟成立，比之德奧之同盟，尤為易易。故聞英德同盟而驚者，殆未知歷史者耳。世人有疑此者，請視日俄，日俄以傾國力相搏，事纔十載，日德之宣戰，距樸資買斯條約，不過八年有餘。當日俄媾和之際，吾在東京，親見市民熱狂，攻小村和議特使為賣國，以桂總理為無能，焚警舍，擊吏人，卒倒內閣，輿論未聞有贊成和議者，曾幾何時，而人人以狂熱歡迎俄人之捷報。夫感情隨事而逝，亦隨時而生；一國當時之外交，必決諸恆久之利害，決不能以暫時之感情判之。以日俄之前事，可以判英德之將來矣。不甯惟是，英之於德，自俾斯麥退，始肇失和之端；自英王義華第七訪法，始定拒德之計。然在三數年間，奧國併吞其委任統治之波洽二州之後，德國即向英國提

出親交之議；及一九一一年摩洛哥事件結束後，英國又派其陸軍總長哈爾田秘密赴德，共議協合之法，其條件之詳，雖不可知，而其主要之點，為兩國減少其海軍擴張競爭，及有事時兩國互守中立，已顯然共喻。後其交涉卒歸不調，要之兩國皆非無意，此事在英人言之，以為無傷於法俄之好。然其實際果如是乎？一九一一年英外交總長葛雷在議院演說之言曰：『新友雖佳，若云得此須失舊友，則所甚厭；吾等盡所有之手段以求新友，然決不為是而絕舊友。』其言則善矣，然當哈爾田赴德之翌日，法俄駐英大使急趨英國外交部，人皆知為質問哈氏赴德之事件，則葛雷之演說，果能不爽乎？此交涉不過歸於不調而已，設其成立，則英德之聯合，早已實現，或者併今日之大戰亦不發生，未可知也。而謂英國戰後不能與德同盟乎？英國以通殖民地事有名之約翰斯頓，於大戰開始前一年，著常識外交略一書，謂「英國上下正注意於意土戰爭一問題，以中歐之軍國主義征服主義武力主義為憂。其實英德妥協至易，而英俄調和至難。欲與德接近，則容德國之出亞特力海及君士坦丁，則在大西，洋英國可以避與德衝突。」此卽代表戰前英人不願與德開戰之一部分人之心理者也。此種思想，於戰後最易傳播，又無疑也。

故戰後英德之接近，在英國有其必要，有其可能，而非單獨媾和條約故，又能收德國之好感，則戰後之以中國為交換目的，又必不可逃之數也。

是故英國無論為敗為勝，英國國運皆有中墜之虞，惟有改從前之政策，結合強者，與同其利，始可自計百年之安；與人同利而不自損，則必於向屬己所支配有可

藉口視為己從屬之國，掬其利益，以飽貪狼，此無間於為德為俄，中國必先受其痛苦。而以其人之性質，及其智識之差等而言，俄人之待遇中國人，又較德人為酷，徵之前史，無可諱言。彼主張協商國之必勝，而欲加入者，以為協商國勝後可得若干之利益，增若許之光榮，不知俄人之在其後，其慘狀乃恐較協商國之不勝，為尤甚也。無論協商國之勝否，中國加入，必為英之犧牲。故無論勝否，日本必受中國加入之惡影響；假令英國以中國屬俄，必復其前日南趨之故步，南滿朝鮮，先不容日人之軒睡，此可無疑者也。日俄近雖結協約，不外利益之調和，俄以此一心對德；至於強敵既挫，俄國與英親善，自然可擇取東方膏腴之地，以快其心。英既欲俄不取印度，則將來於中國助俄以抑日本，此皆理之所宜有者也。然則日本將何以自處乎？南進則與英衝突，北進則與俄衝突，自守則不足，求助則莫應；故英俄之結合，即日本國運之衰亡，亦即黃人勢力之全滅，亞洲永久隸屬歐人。事至顯明，無勞思議。反之，英國不勝而聯德，則德亦將繼俄之位，抑日本以自張。故中國加入之前途，不特中國存亡所繫，亦為日本興衰所關，此亞洲同人所當注意者也！

(註)此項所謂非單獨構和條約即係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英法俄三國政府所發表之共同聲明。——編者

九 中國之存亡(上)

綜以上四章所述，可見英國離去印度必成為三等國，而向來保印度之法，惟有壓抑歐洲最強之國，使居己下；至此戰後，勢不能不改其策，非聯俄則聯德，而必以中國為犧牲，始可以保全印度。英國人之外交眼光之遠，其計畫必不出於吾人以下，則於此戰未了結以前，豫儲其戰後之資料，以便與俄或德開妥協之途，此其實實，殆為公然之秘密，無事掩飾；特是為此種材料者，自甘投入英國之支配下，而待刀俎之施，為可傷耳！英人所以百計勸中國加入協商者，為此故也。

論者必曰：我今不加入，禍在目前，加入協商，禍在日後；我國既無防衛之力，即使仍舊維持中立，何能保英國不以為犧牲，不如及此時機親美國，以圖公道之援助。此說非無一理，然不可不知者，在今日我國決不能以無端之脅嚇而畏縮，故目前之害可以不言；在他日美國決不能為我利害無汗之國，與世界至強之國為敵，故不可恃。歐美之人，言公道，言正義者，皆以白種為範圍，未嘗及我黃人也。美為平等自由之國，亦即為最先倡言排斥黃種之國；今日美國與我和好，或有同情之語調，若在將來英俄德合力圖我，美國又豈能與彼抗爭，傾一國以為異種人正義公道出力乎？不觀之高麗乎，高麗固中國之屬邦，數千年來未之或改，而首勸高麗獨立首遣公使與高麗訂條約者，美國也。（詳本）及英日既合，高麗合併將成，首撤公使不應高麗之求援者，亦美國也。高麗識者銜日本併吞，尤恨美國之始為舉動，中

間坐觀。昔人所謂上人着百尺樓擬將梯子去，美之於高麗，勢有若是。雖然，此豈可以咎美國哉？高麗存，則日本有不能發展之患，高麗亡，美國不過商業上間接受極微之損失，以彼美國暫時之同情，敵此日本人存亡得失所關之決心，其不能勝固無感。然則高麗之亡，恃其所不可恃之為殃，而非美國之咎也。今者，中國又將為高麗，而使美國再冒此坐視不救之惡跡；及其事過境遷，始追論今茲之所畫，悔其謀始之不臧，抑何及矣。且美國苟能助我，本無關於我國加入協商與否，今日即無加入之事，美國之好感初無所傷也。

論者或謂中國之破中立，不自今始，自龍口許與日人上岸以後，已不得德人之好感；至於絕交以後，即不宣戰，中立亦決不可恃。為此言者，可謂大愚。中國之中立與否，論其人之所以自處者何如，不可徒以形迹判，且過失非不可挽回者，無取文過遂非。龍口登岸時，日本以勢相驅，實即間接為英國所迫，非我政府之本意，人所共知。易曰：不遠復，無祇悔，不亦可乎？受人迫脅而破中立，不可也。然其破中立僅受人迫脅之故，則一旦能守其正義，不受迫脅，即可以湔洗前過，自保其尊嚴。故使有龍口之上陸，而無過激抗議之提出，中立可維持也；有此抗議不至絕交，可維持也。絕交後之今日，假令能不入，猶為最後之補救時機。絕交之後，仍不受脅以加入協商國中，則雖已絕交，未嘗不可補過。過貴不憚改，罪莫大於遂非。使中國於此時機，示其決然不可強迫之態度，則人將益服其勇決，不敢以協商國之從屬英國所指揮者相視。即欲犧牲我，亦有所不能。善乎始以善乎終，固所

願也；不善乎始而善乎終，亦所難也。以能人所難示天下，卽自免犧牲之一手段。彼以為前此已破中立，故今日無審慎之餘地；吾以為惟往日已被迫脅而破中立，乃至絕交，今日尤不可不立一矯然不屈之態度，以補往昔之過，而來日可恃以自存。彼龍口之進兵，以至絕交之通牒，視以為今後之警鑑，可也；以為遂非之理由，大不可也。

至於仍守中立，不保無以我為犧牲之事，此固智者之所當慮也。但不可不知者，加入協商國，則犧牲中國為二國之利；而仍守中立，則犧牲中國僅為一國之利。加入協商，則此後必以中國之利益，補強而未有充足領土者之缺憾；仍守中立，則尚可希冀他國不爭我而爭印度，徐謀補救。是故加入協商國，則中國終不免於亡，而仍守中立，尚有可以存之理由。故加入問題，卽中國存亡問題也。

今且離戰爭而論，所謂歐洲強國者，有不具侵吞中國之能力者乎？侵吞中國之力既具，而不侵吞之者，一以均勢之結果，一以經營之便利也。均勢之說，人所共知，不煩多說。至言其經營，在各國亦常覺中國於未被侵略之際，所以利列強者已屬不貲，無事急於侵吞，於是思盡解決其他問題之後，始着手以併吞一完全之中國，不欲於時機未熟之際，強起紛爭；已既不能專享其利，又使人疾其為天下先，故分割之議一變而為保全之說。夫中國苟守中立，始終不變，則其狀態亦復與前無異；卽使德國全勝，英不能以中國為餌，而得德之歡心，又使俄國獨強，英以中國示恩於俄，亦不感謝英國。何則？在東方英國商業雖盛，不能自詡有獨力指揮中國之

權能，此事實自開戰後而益顯，英國如不能以中國置之協商國中，則他人侵略中國，英認許之，不過一尋常之友誼，非可以示恩也。英國認許既非恩惠，則將來之最强者，亦不因是提議而有與英聯絡之必要。抑如上所歷言，協商國勝，英不得不聯俄，協商國不勝，英不得不聯德，從英國一方面言之耳。而既勝之後，俄若德者果有聯英之必要乎？此當視英國所以與彼之利益如何耳。英國未能以中國作為自己所有領有之一種利益，贈諸德俄，則德俄本無所得於英，何必舍其近而遠其謀，如使和平以後，德俄不以聯英為務，則其所爭之地，將先印度而後中國。何則？彼若先得印度，而破壞大英帝國，則其餘力以領中國，尚猶可及；抑且但得印度，已可達其目的，又不必汲汲圖取中國也。而察俄德數年之經營，與此次戰爭之發起，苟非中國自投旋渦，惹起亂調，則戰亂結後，俄德之所求，必為東歐中亞之勢力，即以埃及印度為目標。俄國自敗於東方，即與日本為協約，拋棄遠東之經營，而致力於東歐；英國既許以君士坦丁之占領，又與劃分勢力範圍於波斯，乃有此戰。俄人於此戰而勝，必且合羅勃賽門隸其麾下，而據有君府，降土耳其以為附庸，埃及即在掌握之中；又必從高加索伸其權力於波斯，此兩方之交通設備，均已於此次戰役中陸續準備完全，俄國將因而利用之，進窺印度。夫英國有聯俄之不得已，而俄國無聯英之不得已，等是以強力取之耳！圖中國則英為之助，日本為之敵。圖印度則日為之助而英為之敵，其勢相亞。而俄國既得中國之後，欲還印度，則英國生聚教訓之能事已畢，得否未可知也。先取印度，則日本尚未能取中國，中國之利益依然存在

；為俄國計者，未嘗不以取印度為較有利也。即在德國亦然，德國所謂柏斯伯達鐵路政策者，本將取波斯以通印度。戰勝而後，必翕合勃牙利土耳其；吞塞門羅三國入於聯邦之中，故其東境已接波斯，取波斯所以取印度也；其準備既久，驟受而東取中國，必更為甚大之經營，此亦非德之所利也。故苟非將中國置之協商國中，從於英國之支配，則人將各擇其簡易者，必先印度。

抑猶有不可不知者，中國今為世界所同享利樂之市場，未嘗於一國有所偏袒，故從經濟上言，即不占領中國，未嘗不可以享中國之大利，開放門戶而領土可以保全者，以其開放之結果，所以利各國者不亞於占領也。惟然，故各國能於商業上有優越之勢力，當然享中國較多之利益。從此一點而論，中國即依然獨立，占有印者已可握有中國利益之大部分。雖然，若反之而占有中國，毫不能因是於印度占有何種之便利，此即中國向來所以幸得自存者也。中國惟不袒於一國以害他國之利益，任之各國自由競爭，各國皆有享其利益之機會，而不必致力於占有。如能中立不變，各國皆覺瓜分中國不如存置之利為多，必至中國自示其偏趨一方之意，然後他人有亡我之心。由此而論，假令英保印度，而俄若德占中國，則占有中國者永無占有印度之機會，且並不得分其利益；若德俄奪英之印度而為己有，中國之利益猶在，日本決不能獨占之。是得印度同時能享中國之利益，而得中國不能同時享印度之利益，此所以為德與俄計，聯英非計之至上者也，取中國非利之至大者也。惟中國自進而亂此局，使英國藉以示恩，英之計畫始能如意。故曰中國加入惟英國有利。中

國既加入，則英國可以中國為犧牲；故加入者召亡之道，中立者求存之術也。

加入之後，英國可認中國以為己所引率之國，故當然有杜絕他國併吞之地位，而其容許併吞即為一種之惠與，得其惠與以占中國者，有利益矣；而以中國與人者，亦得自保其利。故曰：加入之後，犧牲中國，為兩國利；夫為兩國之利，而以一國為犧牲，其視以一國之利而使為犧牲者，尤易成事實，不待言也。

凡論一國之事，當各就其利害之端，不可移易者，以為基礎，而各為之想像其所取之策，孰為最宜，因之可以決己國之趨避，決不能徒訴諸感情。今人動謂協商國戰勝有朕，故欲加入，以博同情，而收列席講和之利益。不知戰勝者分配利益，以各國利害為衡，非以一時感情所能動。試觀拿破崙敗後，維也納之處分，可以知之矣。當時荷蘭王以背大陸條例忤拿破崙而廢，各國即舉此以罪拿破崙。（奧帝於莫斯科敗後出為調停，尚以復荷蘭為請）顧拿破崙敗後，所取以酬英國之功者，非法之屬土，亦非罰助拿破崙者而奪其封也；乃擇荷蘭之屬地，取其最要樞機之好望角與錫蘭以為之報。世以為但得依附勝者末光，亦能收遺棄滯穗之利，豈知其同盟雖戰勝，而已不免削地，有若此乎？維也納之會議，奧法英普俄議定處分之案，而使列席諸邦承認之。是知強者雖敗，猶有宰割之能；弱國而圖依附強國以逞兵，即令得勝列席議和，猶是聽人宰割，勝敗皆蒙其禍。惟有中立，可免無因之災。勿謂協商國勝算既明，遂以國供一擲，須知此際中國欲免危亡，惟恃中立，無他道也。

夫治國有必亡之道，而無必存之術。凡所謂亡國之原因者，有一發生，即足亡國；而單防止一亡國原因者，未得謂國基已固，不憂亡也。故不中立必亡，此可證明者也；中立必存，則所不敢言也。然而在此時代，外交之主旨，亦略有可言者，顧非若今人必倚某國而拒某國。今之論者，或主親美以排日，或主親日而排美，皆非也。日與美皆有可親之道，而親一排一之策，則萬非中國所宜行。今以日本論，其關係可謂親矣，而中國之親日，必使日本不與美衝突；然後可完全遂行其扶助中國之任務；中國官僚好引美國之勢力以拒日，此大誤也。若但以兵力論，日本固不如美國，美國前十年海陸軍之力，幾於無有，雖欲遠驚，勢所不及，十年以來，翻然改變，歲造超無畏艦二艘，海軍力逐漸凌駕日本，去歲更提新案，於向來製艦之外另加十萬萬元，以之製成超無畏級戰艦十，巡洋艦六，期以五年成之，今歲改促其期為三年，及與德絕交，更通過十萬萬元之製艦費，宣戰之日，又決定戰費六十八萬萬元，其中亦有十萬萬元屬於海軍；不特此也，依最近所發表製艦計畫，更有空前無敵之設計，即在戰艦排水量加至八萬噸，速率二十五海里，而備砲則為十八寸十五門，此類之艦，一艘費一萬萬，而其砲力比之現代超無畏艦不止三倍，其艦數以五艘以上為率，其長及深可以通過巴拿馬運河而無阻。反觀日本之海軍，則數年之後，纔得完成八戰艦四巡洋戰艦之一隊而已。兩者相比，其不敵較然，故曰引美以排日誤者，非美不勝日之謂也；使美國戰而勝日，於中國無所補，而於美國日本皆有所損。日本而賤，大者國破，小者地削，其損無俟言矣；為美國者，果有利

乎？傾國家之財以張軍備，卽能勝日本，元氣已傷，所冀者不過獲中國之利權而已。美國固向來於中國之利權最少野心，此世界所共知，抑其地勢宜然也；今使摧抑日本，亦不能有最上之權力於中國。今日歐洲戰局，雖難預料，而和議定後為最強者非德卽俄，業於前數章詳為論述；此二國者，若中國加入吞併無餘，則美人無希冀之餘地，固不待言矣，卽令中國以中立故，猶得儼然成國者，彼俄與德，果能任美國於中國取特別之利益乎？必不能也！旣勝日本之後，利害卽與德俄衝突，因之更須與一最強國戰，而以美國今日狀況推之，美國尚未有此制勝之能力。然則美國之倒日本，適自召強敵之接觸，終於兩敗俱傷；非日本之利，亦非美國之利，尤非中國之利，明矣！中國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於美日以外。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為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無日本卽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為兩國謀百年之安，必不可於其間稍設芥蒂。次之，則為美國，美國之地雖與我隔，而以其地勢，當然不侵我而友我，况兩國皆民國，義尤可以相扶。中國而無發展之望則已，苟有其機會，必當借資於美國與日本，無論人才資本材料，皆當求之於此兩友邦。而日本以同種同文之故，其能助我開發之力猶多。必使兩國能相調和，中國始蒙其福，兩國亦賴其安，卽世界之文化，亦將因以大昌。中國於日本，以種族論為弟兄之國；於美國，以政治論又為師弟之邦。故中國實有調和日美之地位，且有其義務者也。妄人乖忤之計，詎可信耶？夫中國與日本，以亞洲主義，開展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國亦以其門羅主義，統合太平洋以東之勢力，各遂其生長，百歲無衝突之虞，

而於將來，更可以此三國之協力，銷兵解仇，謀世界永久之和平，不特中國蒙其福也。中國若循此道以為外交，庶乎外交上召亡之因，可悉絕去也。

(註)美國與高麗所訂之首次條約，係于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簽定，而由美國海軍少將 Commodore *Minford* 與高麗政府談判完成者。英德兩國則于十八個月後始亦與高麗成立條約。——編者

十 中國之存亡（下）

存者，不亡之謂也。從無有而使之有，則為興；不使從有而使之無有，則為存。故不可亡而後能存；一國所以興所以亡者，或以一種手段，為其直接原因，可以指數。至於存在之根源，無不在於國家及其國民不撓獨立之精神，其國不可利誘，不可以勢劫，而後可以自存於世界，即令摧敗，旋可復立，不然者，雖號獨立，其亡可指日而待也。此非徒肆理論也，凡其國民有獨立不撓之精神者，人以尊重其獨立為有利，即從國際利害打算，亦必不敢輕犯其獨立，此可從歷史證明之，亦可從現代事實歸納得之。

比利時之敵德國，可謂不支矣，今之比利時政府，乃在哈佛，比之國土，僅餘彈丸黑子之域；然而非特協商諸國尊重比國之存在，無人敢謂比國可亡，即中立國亦無不對於比國有特殊之尊敬。所以然者，比國獨立不撓之精神，先已證明比國為不可亡之國，即使今日比境全失，比軍悉數成擒，吾等亦可決中立諸國不以此致疑於比國之存在。何則？比之人民領土主權，立於此獨立不撓之精神之下，其斷絕者形式，其不斷絕者在精神，比境雖亡猶不亡，其民雖虜猶不虜也。蓋比利時嘗一被人強迫，併入荷蘭矣，而其國民能具堅確不撓之志，故卒得恢復其自由而成一獨立之國。夫其民性如此，故人終不能服之，雖一時屈於兵力，不足以使其國亡也。言即使有國欲永占之，其利少，其害多，不如不占之為愈也。

同於比利時者則有希臘，希臘於國覆數千年之後，崛起成為新邦；謂其所恃以存者，但在諸國國民之同情，與正義之念，不可也。希臘之興，亦以其民族精神歷久不稍消磨，且益振發，終非土耳其所能屈，故人從而助之。希臘既以此精神興，即亦恃可此以存。今之希臘，其受協商國之迫脅可謂至矣，然卒不能搖之。夫希臘之對協商國，與比國之對德無殊；德人能以兵力滅比之國，而人之視比如未嘗滅者，英法能以聯軍上陸於撒倫尼加，侵希臘之中立，而人至今視希臘不以為英法之黨也。英法贊希臘之革命，欲以變希臘之政策，而希臘王則曰：吾不忍為羅馬尼亞，遂不屈，此希臘所以能復活於國滅二千餘年之後，而以至弱抗至強也。今者，英法聯軍未與希臘宣戰，未至盡佔希臘之土地也；然即使英法人之覆滅希臘，無異比利時，吾知中立國人不敢視希臘為亡國，與今之不敢視比利時為亡國同耳！比利時以其不屈不變之精神而存在，希臘亦以其不屈不撓之精神而存在。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彼不能保其自主之精神，何取乎有此國家乎？

須知國家之受損害，有時而可以回復，若國家之行動為人所迫脅，不謀抵抗，則其立國之精神既失矣，雖得大利，亦何以為。昔人有言，匹夫不可奪志，士有志也，國亦有之；以國家之志而見奪於人，則其視宋姬待姆，齊女泛舟，不尤有愧乎？夫戰不可必其勝，守不可必其完，然於不勝不完之餘，使彼勝於兵而工略地者，不能奪其志，則人將亦逆知其志之不可奪，而不以無理凌之；故不勝於戰而兵不折，不堅於守而地不奪，不然者，英法非不能以較多之兵力，侵希臘之土地也，而不

為之者，知其志之不可奪也。故以中國比之比利時希臘，其宜守中立為同，其守中立之難，則彼百倍於我。希臘，英法進攻巴爾幹之途也，英法之欲得之以展其力於巴爾幹也久矣，而德亦欲得之以拒英法，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中國非希臘比也，中國之租借於德國之地域，已為日本所佔，中國之撒倫尼加，已供日軍之用，中國之於協商國，固已受其迫而為偏袒之事矣；雖然，龍口登陸，非由我之所願，德人知之，中立國亦知之，龍口登陸之後，我國依舊維持中立，德人信之，中立國亦信之。於此時，英法日俄之迫我，決不如其迫希臘之甚也，且以英日人之所主張，則彼固未嘗強迫中國也，則何故不以希臘為師乎？同盟國迫比利時，比利時以兵抗之；協商國迫希臘，希臘亦不聽也。我國之受迫，不如人之甚也，則何為自棄其當採之態度乎？國家之精神果何在乎？

夫中國之力不能抗協商國，此無如何者也，而中國之力不能為協商國用，則不須隱者也。中國財力不若人，海陸軍力不若人，人材智計不若人；平素對於德國，惟事聯絡，以得其歡心。論吾國軍隊教育學術，隨在皆依德國之助，一旦失勢，則為落井下石之謀，非特不知是非，乃至不知利害，不知恩怨。夫背反而希利者，就令得其所欲，其所益於物質者，決不足以償其精神上之喪失；為一國之政府，而以趨利忘恩號召國中，人既知我為惟利是視之國矣，可以利動者必可以不利劫之，不知報恩者人將莫施之以恩，今後有外侮來，吾知其必烈於昔日，而莫為中國助矣。抑又何以令夫民？中國民德，縱曰偷壞，負恩趨利之輩，尚為鄉曲之羞稱；以齊

民之所不屑為者，政府視然為之，是則民之視政府為無足重輕，不關痛癢者，正義之當然耳。政府尚有何顏發號施令，以獎人赴國家之急，報國家之恩？愛山水者不愛糞壤濁流，嗜酒者不嗜敗醪，好飾者不衣汗染之服；故樂從政治之事為國家盡力者，望見此背恩趨利之行為，皆避而去之，其能同此背恩趨利之汙者，將又以此背恩趨利之術，危其國家。

中國將欲於此危疑之交，免滅亡之患，亦惟有自存其獨立不屈之精神而已。弱國使皆可亡，則二十世紀當無弱國；弱國既有自存於今世之理由，而獨我中國有亡國之憂，則可知亡國之責任，不能一以積弱卸之。夫國民有獨立不撓之精神，則亡者可以復興，斷者可以復續，不惟希臘足為其證，又可徵之波蘭。波蘭之分割，至今百餘年，德已吞俄領，忽復建立波蘭王國，而俄人亦許波蘭戰後自治，是此戰結束以後，波蘭之復國可期也。夫德之復波蘭國與俄之許自治，皆不外欲得波蘭人之歡心，初無關於義俠之念；然波蘭於亡國之餘，尚能使人欲得其歡心，則豈非其民獨立不撓有以致之耶？夫彼百年亡國之胤裔，能使人畏而思媚之，我國猶是國也，而畏人之相迫脅乎？以儼然一國而使不如比利時，不如希臘，乃至不如波蘭，此誰之罪歟？

中國國民皆知加入之不可，宣戰之無理，為商者言之，為士者言之，乃至為軍人為官吏者亦言之；而三數政客倡之於前，政府國會從之於後，亡國之責任，誰則負之？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最終之決定，當在國民，今不聞稍顧慮民意之向

背，而獨斷行之，中國之前途，誰則能任其危險者乎？政府勿以為國民無能問政府國會之責也，使人民蒙昧莫省其禍之所從來，則雖國家已亡，亦無人能糾其責；今人民已曉然於無端加入背德招尤之故，則社稷未墟，將先有問責而起者。內失羣衆之心，外無正義之助，恐其敗裂，不待國亡。夫國強而民弱者，力不周於物，將有債事之憂；民強而國弱者，必以顛覆洩其憤懣之氣，夫民之不易狎也如是矣。

以四萬萬人而成一國，同其利害，故托治於千數百人；此千數百人者，負至重之責任，而為當前之決斷，固曰不能無誤，亦當自視其良心何如？若曰前既贊成，今不能以人民反對之故，改其前論，則是以中國四萬萬生死存亡之大事，為自己三數語之顏面犧牲之，尚曰有人心者，吾望其不出此也。

中國今日，如乘奔驥而赴峻坂，其安全之途，惟一無二；而由此惟一無二之途，不特可以避現時之厄，且可以立永久不敗之基。吾不憚千百反覆言之曰：以獨立不撓之精神，維持嚴正之中立。

孫總理答朝日新聞記者書

論如何調和中日兩國感情

茲承貴記者問，中國人何以恨日本之深，及有何法以調和兩國感情？予當竭誠以答，並以此告吾日本之故友：予向為主張中日親善之最力者，乃近年以日本政府每助吾國官僚，而挫民黨，不禁痛之。夫中國民黨者，卽五十年前日本維新之志士也。日本本東方一弱國，幸得有維新之志士，始能發奮為雄，變弱而為強，吾黨之士，亦欲步日本志士之後塵，而改造中國，予之主張與日本親善者以此也。乃不圖日本武人，逞其帝國主義之野心，忘其維新志士之懷抱，以中國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發展其侵略政策焉，此中國與日本之立國方針，根本上不能相容者也。乃日本人之見解則曰：中國向受列強之侵略矣，而日本較之列強無以加也，而何以獨恨於日本尤深也？嗚呼！是何異以少弟而與強盜為伍，以劫其長兄之家，而猶對之曰：兄不當恨乃弟過於恨強盜，以吾二人本同血氣也。此今日日本人同種同文之口調也！更有甚者，卽日本對德宣戰，於攻克青島之時，則對列強宣言，以青島還我，乃於我參加歐戰之日，則反與列強締結密約，要以承繼德國在山東之權利。夫中國之參戰也，日本亦為勸誘者之一也，是顯然故欲以中國服勞，而日本坐享其

利也。此事以中國人眼光觀之，為何等之事乎？即粵語所謂賣豬仔也！何謂賣豬仔？即往時秘魯，智利，古巴等墾荒乏人，外洋資本家，利中國人之勤勞而傭值廉也，遂向中國招工，乃當時海禁未開，中國政府禁工出洋，西洋人祇得從澳門招工，每年由澳門出洋者，以十數萬計，此等工人，皆拐自內地，餌以甘言厚利，誘以發財希望，而工人一旦受欺，入於澳門之豬仔館，終身無從逃脫矣，而豬仔頭（拐賣工人者）則以高價售之洋人，轉運出洋，以作苦工，工人終世辛勞，且備受種種痛苦，鞭撻殘殺，視為尋常，是無異乳豬之受人宰食，故名此等被人拐賣之工人曰豬仔。曩者，日本之勸中國參戰，而同時又攫取山東權利，是何異賣中國為豬仔也！夫豬仔之地位，固比家奴為尤下也，家奴雖賤，儻服務勤勞，奉命惟謹，猶望得主人之憐顧，而溫飽無憂也。而豬仔則異是，是故當時澳門之為豬仔頭者，無論如何貪利，斷不忍賣其家奴為豬仔也，必拐誘休戚不相關之人，而賣為豬仔也。以中國視之，則日本今日，尚不忍使台灣高麗服他人之務，而已坐享其利也。是日本已處中國於台灣高麗之下矣。是可忍孰不可忍？儻以此為先例，此後世界凡有戰爭，日本必使中國參加，而坐收其利矣，此直以豬仔待中國耳！尤有甚者，昔澳門之豬仔頭，亦不過賣人為豬仔，而取其利於洋人而已；日本今回之令中國參戰也，既以此獲南洋三羣島以為酬償矣，乃猶以為未足，而更取山東之權利，是既以中國為豬仔矣，而猶向豬仔之本身，割取一膾肥肉以自享也。天下忍心害理之事，尚有過此者乎？中國人此回所以痛恨日本，深入骨髓者，即在此等之行為也！而日本人有為

己辯護者，則曰：日本之取山東權利，乃以戰勝攻取而得者也。果爾，則日本何不堂堂正正，向列國要求承繼山東權利於攻克青島之時，而乃鬼鬼崇崇於中國參加歐戰之日，始向列強密要為酬償之具也。夫中國尚未隸屬於日本也，而日本政府竟以對中國擅行其決否之權，而且以行此權而得列強酬償矣。此非賣中國之行為而何？夫此回歐戰，固分為兩方面，旗幟甚為鮮明者也。其一，即德奧土布，乃以侵略為目的者；其一，英法美俄，乃以反對侵略為目的者。故英美之軍在歐洲戰場，戰勝攻取，由德國奪回名城大邑，不啻百倍於青島也，且其犧牲亦萬千倍於日本也，而英美所攻克之城池，皆一一歸回原主也。日本為加入反對侵略之方面者也，何得以戰勝攻取而要求承繼山東德國之權利耶？若日本之本意，本為侵略，則當時不應加入協商國方面，而當加入德奧方面也。或又謂中國於參戰，並未立何等勞績，不得貪日本之功也。而不知此次為反對德奧之侵略主義而戰，則百數十年為德國侵略所得之領土，皆一一歸回原主也。彼波蘭捷克二族亦無赫赫之功也，而其故土皆已恢復矣，我中國之山東青島何獨不然？且丹麥猶是中立國也，於戰更無可言功，而德國六十年前所奪彼之領土，今亦歸還原主矣。是中國以參加戰團，而望得還青島，亦固其所也。乃日本人士日倡同種同文之親善，而其待中國則遠不如歐美，是何怪中國人之恨日本而親歐美也。日本政府軍閥，以其所為，求其所欲，而猶望中國人之不生反動，舉國一致，以采遠交近攻之策，與爾偕亡者，何可得也！是日本今日之承繼德國山東權利者，即為他年承繼德國敗亡之先兆而已。東鄰志士，其果有同

文同種之誼，宜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變易日本之立國方針，不向中國方面為侵略，則東亞庶有豸乎！

孫文

談中日合作問題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總理在上海九中與神戶新聞記者談話——

日本新聞記者問：

先生這次到日本，是為何原因呢？

總理答：

我本是想由上海到天津，因為上海沒有船位，就是半個月之內，也沒有船位，由上海到天津的火車又不通，所以繞道日本，到北京去，這是我來日本的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是日本為我舊遊之地，熟朋友很多，我借這個機會，來看看舊朋友。我現在到了貴國，既蒙這樣多數國民的歡迎，又誠心來聽我講話，我便借這個機會，把我的一片心事說出，請諸君轉達到貴國全體國民。我們中國國民，想同日本國民聯絡一氣，用兩國國民的力量，共同維持東亞大局；要達到聯絡兩國國民的目的，方法很多，不過現在已經有了這個目的，究竟是用甚麼好方法呢？請大家研究，請大家指教！並請指教日本國民現在對於中國國民的感想是怎麼樣？

東京朝日新聞社中國部長答：

我今日發言，並不是代表大家，只貢獻我個人的意見。我相信日本人大概的意

見，都是一樣。就第一點說，要達到維持東亞大局的目的，必須中日兩國國民，聯絡一致，同心協力，合成一個力去做，才可以成功，要分開成兩個力去做，一定是失敗，無論那一個都是失敗。我認定這是一個要點。至於要聯絡兩國國民的方法，必須互相提攜。不過兩國國民各有各的希望，各有各的責備，並且希望太過，所以責備也太周，弄到結果，各有各的困難，以致彼此都想聯絡，都不能實行。研究到這個地步，中日兩國國民，非互相了解不可；要互相了解，也就是聯絡之一法。好像在民國八年，日本民間常有許多人希望中國和平統一，便主張中日兩國國民，互相提攜；同時又有許多人認定這是對外太柔軟。但是現在已經了解，互相提攜，是中日兩國國民聯絡之必要。先生離日本很久，這次再來，必定見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心理，和從前大不相同，一定有隔世之感。先生這次住日本的時期，雖然不久，但是一定可得到這種感想。就第二點說，日本人近來對於中國的感情，大概相同。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希望，每每都是很急，這種很急的希望，有利也有害。日本人近來最大的希望，就是要中國趕快統一，整頓內治，發展實業。這次中國發生事故，已經知道北方的軍閥勢力推倒了，政治勢力和從前大不相同，也知道段祺瑞要聽國民的公意，要聯絡孫先生來處理國事。此時日本相信中國還是亂，不過同時又信段祺瑞聽國民的公意，和孫先生聯絡，來處理中國國事，中國前途一定有希望。這是日本人大多數的心理，不過我這是用個人的意見發表罷了！

總理答：

統一是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日本人在中國不能做生意，間接也要受害。日本人熱誠的希望中國統一，這是我們中國人相信的。不過統一之可能與不可能，不關乎中國的內部問題；中國革命以來，連年大亂，所以不能統一的原因，並不是由於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於外國人的力量。為甚麼中國不能統一，其中的原動力，完全是由於外國人呢？這個原故，就是因為中國和外國，有了不平等的條約，每個外國人在中國，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享特別權利。近來西洋人在中國，不只利用不平等條約，來享特別權利，並且在那些特權之外，來妄用條約，濫用條約；這種外國人只顧自己的私利，不問良心，不顧道理，專在中國搗亂，現在中國這種搗亂的外國人，實在不少，每一個人都在中國，就是一個皇帝，這一個皇帝，就很可能利用一個大武人，來聽他的話，或者是利用一部份的人，來聽他的話。由於這種情形，外國人在中國不只是利用不平等條約，並且濫用那些不平等條約。外國政府和主張公道的人，在本國或者不知道他們這些人在中國的行動；因為他們不知道，便一意孤行，為所欲為，所以中國人便因此大受痛苦。

日本新聞記者問：

今天當面聽到先生講話，及在報上讀先生離滬時的講話，已經明白了先生的意見。照先生的意見，以為中國內亂的原因，是在外國；外國之所以能夠致亂的理由，是因為有不平等的條約。不過那些不平等的條約，是有根據和歷史的，那些條約

的根據，或者是由於借外債，或者是由於別種賠償，總有權利抵償的關係。我們日本人也希望中國能夠廢除那些條約，不過那些條約都是有歷史上的根據，先生有甚麼方法可以廢除呢？用普通人看起來，要廢除那些條約，是不可能的；因為那些條約，都是有權利抵償的關係，先生要廢除，他們便要討回權利，沒有權利給他們，便不能做到。先生一定要做到，是用甚麼方法呢？

總理答：

那些不平等條約，各國政府同人民，老早知道不公平，自己問良心不過，所以便有主張更改或廢除的。譬如在庚子年，中國一敗塗地，英國立有馬凱條約，還主張治外法權要改良，海關同租界要交回；由此可見外國人問良心不過，還是有很公平的主張。就是近來華威頓會議，也主張放鬆束縛中國的條約，由此又可見凡是問良心不過的人，都有公平的主張。而且要世界真是和平，要各國在中國不致因權利相爭，更非廢除那些條約不可。要做這件事，沒有別的困難，困難是在外國的外國人，不能完全知道那些條約不公平；在中國的外國人，又非此不能生活。若是有那些條約，他們便可以驕侈淫逸；假若廢除那些條約，便斷絕他們的生路。他們因為要保全自己的生路，所以總是以那些條約為護身符，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擾亂中國，不許中國統一；因為怕中國統一了，便用公文向外國政府要求廢除，外國政府一廢除了，便斷絕他們在中國的生路。外國主張公道的人，一定是主張廢除的，不過那些在中國做官的，當偵探的，和做生意的許多外國人，為保全自己的生活，所以

要保全那些不平等條約，所以借那些條約來搗亂。我們中國此刻能不能廢除那些條約的關鍵，不在列國人，完全在日本的國民能不能夠表同情？若是日本的國民能夠表同情，中國的條約，便馬上可以廢除；倘若不能表同情，中國便一時不能廢除。依我看來，日本在三十年前，也受過了這種痛苦，如果有同情心，推己及人，自己受過了的苦，當然不願別人再受，當然要幫助中國廢除那些條約。中國只要得了日本的幫助，想要廢除條約，是不成問題的。就眼光很小的日本人看來，以為中國廢除了那些條約，日本要失去許多已往的權利，就拿自由增加海關稅一層論，日本的生意，目前便要受損失；但是用遠大的眼光看起來，這種損失，都是眼前的小權利，如果幫助中國，廢除了不平等條約，當然可以得中國的人心，日本完全得到了中國的人心，以後的大權利，便無可限量。譬如中國廢除了條約，要行保護稅法，自由增加關稅，日本自然要受損失；但是日本幫助中國，中國國民真是感激日本，中日兩國便可以合作互助，另外再立互助的條約，像經濟同盟，和攻守同盟那些互助的條約，都可以再定。假若中日兩國，真正做到了攻守同盟，日本所得的權利，當然要比現在所享的權利大過好幾百倍，或者是幾千倍。若真是有遠大眼光的人，要得將來幾百倍幾千倍的大利，當無不可犧牲以往的這種小權利。諸君今天歡迎我，我為貴國的將來大權利起見，所以勸貴國犧牲目前的小權利。

日本應助吾廢除不平等條約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廿八日孫總理在神戶東方飯店對神戶各團體歡迎宴會演講——

神戶商業會議所，日華實業協會，我們中國領事和華僑諸君：今晚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招待，兄弟實在是感激無量。我這回繞道神戶，蒙日本各界人士，一致熱誠歡迎；就這種偶然經過的情形看，便可以知道中日兩國國民是很親善的。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是應該要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譬如兄弟這次出來，是由南中國到北中國，就是由我的家內南邊，走到我的家內北邊，繞道神戶，就像經過一個日本人的家庭一樣；只由我的家內南邊走到北邊，便要經過你們日本人的家庭，專就交通一項說，中國同日本便有這樣的密切，其他種種關係，都是很密切的。我們兩國國民向來的口頭禪，都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兩國國民應該要攜手。從前日本的維新元老，在維新沒有成功的時候，本有中日兩國攜手的提倡；現在日本維新已經成功了，但是中日兩國國民的口頭禪，還沒有達到目的。這是為甚麼原因呢？就是由於我們中國從前睡了覺，當中經過日本維新的幾十年，中國是在夢中，毫不知道，經過近來世界的大變遷，和歐美勢力東侵來壓迫中國，中國也是在夢中，也是不知道。到

十三年之前，中國才有革命；中國發生革命，是少數先知先覺的提倡，要把政治改良，要把國民喚醒，要把國家的地位恢復到和從前一樣，所以才有革命。

不過中國這次革命所處的時機，和日本從前維新的時機，更大不相同。當日日本維新的時候，歐美勢力還沒有完全東來，在東亞又沒有別的障礙，日本整軍經武，刷新政治，都不受牽制，都是很自由；所以日本維新，便能夠完全成功。當我們中國十三年前革命的時候，歐美大勢力老早侵入了東亞，中國四圍都是強國，四圍都是障礙，要做一件事，便要經過種種困難，就是經過了困難之後，還不能達到目的；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沒有成功。我們革命黨在中國這十幾年以來，本來已推翻了滿清的舊皇帝，銷滅了袁世凱的新皇帝，掃除了種種障礙，就是最近曹吳的大軍閥，也被我們推倒了，在國內對於革命的障礙，都被我們銷滅完了，我們在國內沒有革命的障礙；既是沒有革命的障礙，革命便應該可以成功，為甚麼還說不能成功，還不能達到圓滿目的呢？因為還有國外的障礙，沒有打破，這種國外的障礙，便是中國從前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

從那些條約的字面說，是很容易明白的；至於講到內容，不但是中國人自己不明白，就是日本旁觀的人，也不容易明白。大概講起來，那些條約的來源，是從前中國和十幾個外國所訂立的；外國在中國定了那些條約，便和中國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便用來壓迫中國，享種種特別權利。經過這次歐戰之後，德國和奧國廢除了那種條約，德國和奧國現在中國不能享特別權利；德國和奧國之所以廢除了那種條約

的原故，是因為他們是打敗了的國家，被我們中國要求廢除了的。近來俄國也廢除了那種條約；俄國之所以要廢除的原故，是因為俄國革命之後，很主張公道，知道那種條約太不平等，對於中國太不講道理，所以他們自己甘心情願要廢除那種條約，要送回俄國在中國所享的特別權利。那種不平等的條約，現在一共有三國是已經廢除了，另外還有十幾國沒有廢除，還是握我們中國的主權。

那種不平等的條約，究竟是一件甚麼東西？老實說，就是從前中國政府把我們國民押到了外國人，所寫的一些賣身契。現在拿到這種賣身契的還有十幾國，就是我們還有十幾個主人；我們現在是做十幾國的奴隸，是十幾國的殖民地，做一國的殖民地很容易，做了十幾國的殖民地便很痛苦。譬如澳洲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南非洲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紐絲蘭也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英國平時對於那些殖民地所享的權利很少，而所負的義務很大。那些殖民地的人民，對於母國反要享很大的權利。我們中國做十幾國的殖民地，那十幾國只到中國來享特別權利，只來虐待中國人，毫不盡義務，所以我們中國人做人的奴隸，沾不到一點主人的恩惠，只是受虐待，只見有痛苦，逼到在中國之內，無路可走，寧可跑到外國去做一國的奴隸，好像廣東人就近便跑到香港，這一點便跑到南洋羣島和南北美洲一樣。他們那些人跑到了外國之後，都是不想歸家鄉，自然是覺得做一國奴隸，比做十幾國的奴隸，要愉快得多。中國現在是做十幾國的殖民地，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的地位，比較殖民地還要低一級，可以叫做次殖民地。說到我

們的領土，要大過美國；我們的人民有四萬萬，要多過美國。美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富頂強的國家，我們中國有這樣大的領土，和這樣衆的民族，還不能成一個獨立國家；推到這個原因，雖然是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受那些不平等條約的壓迫，我們現在不是一個獨立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中國人自己還不知道，我看日本人也不知道。

日本現在是東亞最強的獨立國家，也是全世界列強之一，如果日本真是知道了中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用一個獨立國家要來和殖民地相親善，我看這是做不到的事。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好故事，可以用來說明：我們廣東從前有甲乙兩個朋友，甲是廣州人，在廣州很有勢力，很有地位，可以說是個紳士；乙是一個鄉下的世僕，（粵俗：家庭中永久的奴僕名稱，與北方老奴的名稱相似。）還沒有脫離奴隸的地位，後來到廣州做生意，發了大財，也是很有勢力，因為朋友的介紹，便認識甲，便和甲做朋友。有一日，那位甲的朋友請乙去吃飯，兩個人都是很闊綽，搖搖擺擺，去上酒席館；正在街上走到得意的時候，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乙的主人，是一個鄉下佬，正從鄉下上街來，沒有穿甚麼好衣，又沒有穿鞋，手內只拿一把大傘，走路很遠，身體極疲倦，忽然遇到了乙，因為乙是他的世僕，所以他便不客氣，便馬上問乙說：「我許久不見你了，你是怎麼樣變到這樣闊綽呢？你今天穿得這樣好看，是到甚麼地方去呢？我走路疲倦得很，你替我拿拿這把大傘，跟我來聽差罷！」乙因為是那位鄉下佬的世僕，所以便不敢推辭，只得替他的主人

去拿傘，同他的主人一路走。乙因為要替他的主人去拿傘，便不能同他的朋友甲去吃飯，因此甲要請他的朋友乙去吃飯的目的，便不能夠達到。我們中國和世界各國，立了許多利益均沾的條約，日本自己還不覺得是中國的主人，日日反要提倡中日親善，這好比是甲要請他的朋友乙去吃飯一樣；在路上忽然遇到乙的主人，那位主人要乙去拿傘，甲當然是不能同乙去吃飯。中國現在就是一個世僕，不是一個自由人，有十幾個主人。日本要來和我親善，要請我們吃飯，中國和日本同在一路走，不遇到中國的第一個主人，便要遇到中國的第二個主人，不遇到第三個主人，便要遇到第四個主人，以至於第十幾個主人；那些主人和中國人，是決計沒有錯過之機會的，中國人一遇到了那些主人，便要和他們拿傘，就是日本人很有請中國人吃飯的誠心誠意，也是請不成，也是不能達到目的，中國因此便不能和日本親善。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人得到自由身分，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照我們的口頭禪，中國向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就幾千年的歷史和地位講起來，中國是兄，日本是弟。現在講到要兄弟聚會，在一家和睦，便要你們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們的兄已經做了十幾國的奴隸，向來是很痛苦，現在還是很痛苦，這種痛苦的原動力，便是不平等的條約；還要你們做弟的人替兄擔憂，助兄奮鬥，廢除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然後中國同日本，才可以再來做兄弟。

大亞洲主義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總理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

諸君：今天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歡迎，我實在是非常感激。今天大家定了一個問題，請我來演講，這個問題是大亞洲主義。我們要講到這個問題，便先要看清楚我們亞洲是一個甚麼地方。我想我們亞洲就是最古文化的發祥地，在幾千年以前，我們亞洲人便已經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歐洲最古的國家，像希臘那些古國的文化，都是從亞洲傳過去的。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倫理的文化，和工業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亙古以來，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都是由於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到近幾百年來，我們亞洲各民族才漸漸萎靡，亞洲各國家才漸漸衰弱，歐洲各民族才漸漸發揚；歐洲各國家才漸漸強盛起來；到了歐洲的各民族發揚，和各國家強盛之後，他們的勢力，更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亞洲的各民族各國家，不是一個一個的銷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一直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到那個時候，可以說是世界的潮流，走到了極端。

但是否極泰來，物極必反；亞洲衰弱，走到了這個極端，便另外發生一個轉機

，那個轉機就是亞洲復興的起點。亞洲衰弱，到三十年以前，又再復興。那個要點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在日本當三十年以前，廢除了和外國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天，就是我們全亞洲復興的一天。日本自從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便成了亞洲的頭一個獨立國家。其他亞洲的有名國家，像中國，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都不是獨立的國家，都是由歐洲任意宰割，做歐洲的殖民地。在三十年以前，日本也是歐洲的一個殖民地，但是日本的國民有先見之明，知道民族和國家之何以強盛與衰弱的關鍵，便發奮為雄，同歐洲人奮鬥，廢除所有不平等的條約，把日本變成一個獨立國家。自日本在東亞獨立了之後，於是亞洲全部各國家和各民族，便另外生出一個大希望；以為日本可以廢除條約來獨立，他們也當然可以照樣，便從此發生膽量，做種種獨立運動，要脫離歐洲人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這種思想，是近三十年以來的思想，是很樂觀的思想。

說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以為歐洲的文化是那樣進步，科學是那樣進步，工業上的製造也是那樣進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們亞洲別無他長，以為亞洲一定不能抵抗歐洲，一定不能脫離歐洲的壓迫，要永遠做歐洲的奴隸。這種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是很悲觀的思想。就是從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在日本雖然造成了一個獨立國家，和日本很接近的民族和國家，雖然要受大影響，但是那種影響還不能一時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

族，還沒有受大震動。再經過十年之後，便發生日俄之戰，日本便戰勝俄國；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這次戰爭的影響，便馬上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便歡天喜地，發生一個極大的希望。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現在可以和諸君略為談談：當日俄戰爭開始的那一年，我正在歐洲，有一日聽到東鄉大將打敗俄國的海軍，把俄國新由歐洲調到海參衛的艦隊，在日本海打到全軍覆沒；這個消息傳到歐洲，歐洲全部人民為之悲憂，如喪考妣。英國雖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國人士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多數也都是搔首縐眉，以為日本得了這個大勝利，終非白人之福，這正是英國話所說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的觀念。不久，我由歐洲坐船回亞洲，經過蘇彝士運河的時候，便有許多土人來見我；那些土人大概是阿拉伯人，他們看見了我是黃色人，便現出很歡喜的急忙的樣子來問我說：「你不是不是日本人呀？」我答應說：「不是的，我是中國人。你們有甚麼事情呢？你們為甚麼現出這樣的高興呢？」他們答應說：「我們新得到了一個極好的消息，聽到說日本銷滅了俄國新由歐洲調去的海軍，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的確呢？而且我們住在運河的两邊，總是看見俄國的傷兵，由一船一船運回歐洲去，這一定是俄國打了大敗仗的景况。從前我們東方有色的民族，總是被西方的民族壓迫，總是受痛苦，以為沒有出頭的日子；這次日本打敗俄國，我們當作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日本人打勝仗，我們當作是自己打勝仗一樣，這是一種應該歡天喜地的事，所以我們便這樣高興，便這樣喜歡。」像這個樣子看起來，日本戰勝俄

國，是不是影響到亞洲全部的民族呢？那個影響是不是很大呢？至於那次日本戰勝俄國的消息，在東方的亞洲人聽到了，或者以為不大重要，不極高興；但是在西方的亞洲人，和歐洲人毗連，朝夕相見，天天受他們的壓迫，天天覺得痛苦，他們所受的壓迫，比較東方人更大，所受的痛苦，比較東方人更深，所以他們聽到了那次戰勝的消息，所現出的高興，更比較我們東方人尤甚。

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的運動，所以埃及有獨立的運動，波斯土耳其有獨立的運動。阿富汗阿拉伯有獨立的運動，印度人也從此生出獨立的運動。所以日本戰勝俄國的結果，便生出亞洲民族獨立的大希望；這種希望從發生之日起，一直到今日不過二十年，埃及的獨立便成了事實，土耳其的完全獨立也成了事實，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的獨立，也成了事實，就是最近印度的獨立運動，也是天天發達。這種獨立的事實，便是亞洲民族思想在最近進步的表示；這種進步的思想發達到了極點，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才可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近來在亞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親密的交際，很誠懇的感情，他們都可以聯絡起來；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同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發生了結果之後，我們中國人此刻不知道，你們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東西兩方民族之所以發生這種潮流，和要實現這種事實的原故，就是要恢復我們亞洲從

前的地位。

這種潮流在歐美人看得是很清楚的，所以美國便有一位學者，曾做一本書，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起；這本書的內容是說日本打敗俄國，就是黃人打敗白人，將來這種潮流擴張之後，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為難，這便是白人的禍害，白人應該要思患預防。他後來更做了一本書，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註詳本
文志)照他的主張，在歐洲的民衆解放運動固然是當作文化的反叛至於亞洲的民衆解放運動，更是應該當作反叛事業。這種思想在歐美一切特殊階級的人士，都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用少數人既是壓制了本洲和本國的多數人，更把那種流毒推廣到亞洲，來壓制我們九萬萬民族，要我們九萬萬的大多數，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這真是非常的慘酷，真是可惡已極！而這位美國學者的論調，還以為亞洲民族有了感覺，便是對於世界文化的反叛，由此便可見歐洲人自視為傳授文化的正統，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歐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發生，有了獨立的思想，便視為反叛。所以用歐洲的文化和東洋的文化相比較，他們自然是以歐洲的文化，是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以亞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

專就最近幾百年的文化講，歐洲的物質文化極發達，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從表面的觀瞻比較起來，歐洲自然好於亞洲，但是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百年是甚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砲，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歐洲人近

來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語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歐洲的物質文明發達，霸道大行之後，世界各國的道德，便天天退步，就是亞洲，也有好幾個國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近來歐美學者稍為留心東洋文化，也漸漸知道東洋的物質文明，雖然不如西方，但是東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

用霸道的文化和王道的文化比較起來說，究竟是那一種有益於正義和人造，那一種是有利於民族和國家，諸君可以自己證明！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譬如從五百年以前，以至兩千年以前，當中有一千多年，中國在世界上是頂強的國家；國家的地位，好像現在的英國美國一樣。英國美國現在的強盛，還是列強；中國從前的強盛，是獨強。中國當獨強的時候，對於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是怎麼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對於中國又是怎麼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國家，都是拜中國為上邦，要到中國來朝貢，要中國收他們為藩屬，以能夠到中國來朝貢的為榮耀，不能到中國朝貢的是恥辱。當時來朝貢中國的，不但是亞洲各國，就是歐洲西方各國，也有不怕遠路而來的。中國從前能夠要那樣的國家，和那樣遠

的民族來朝貢，是用甚麼方法呢？是不是用海陸軍的霸道，強迫他們來朝貢呢？不是的！中國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們。他們是懷中國的德，甘心情願，自己來朝貢的。他們一受了中國王道的感化，不只是到中國來朝貢一次，並且子子孫孫，都要到中國來朝貢。這稱事實，到最近還有證據。譬如在印度的北方，有兩個小國，一個叫做布丹，一個叫做尼泊爾；那兩個國家雖然是小，但是民族很強盛，又很強悍，勇敢善戰，尼泊爾的民族，叫做廓爾喀，尤其是勇敢善戰；現在英國治印度，常常到尼泊爾去招廓爾喀人當兵來壓服印度，英國能夠滅很大的印度，把印度做殖民地，但是不敢輕視尼泊爾，每年還要津貼尼泊爾許多錢，才能派一個考查政治的駐紮官。像英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尚且是這樣恭敬尼泊爾，可見尼泊爾是亞洲的一個強國。尼泊爾這個強國對於英國是怎麼樣呢？英國強了一百多年，英國滅印度也要到一百多年，尼泊爾和英國的殖民地，密邇連接有這樣的久，不但是不到英國去進貢，反要受英國的津貼。至於尼泊爾於中國是怎麼樣呢？中國的國家地位現在一落千丈，還趕不上英國一個殖民地，離尼泊爾又極遠，當中還要隔一個很大的西藏，尼泊爾至今還是拜中國為上邦。在民國元年，還走西藏到中國來進貢，後來走到四川邊境，因為交通不方便，所以沒有再來。就尼泊爾對於中國和英國的區別，諸君看是奇怪不奇怪呢？專拿尼泊爾民族對於中國和英國的態度說，便可以比較中國的東方文明和英國的西方文明；中國國勢雖然是衰了幾百年，但是文化尚存，尼泊爾還要視為上邦；英國現在雖然是很強盛，有很好的物質的文明，但是尼泊爾

不理會。由此便可知尼泊爾是受了中國的感化。尼泊爾視中國的文化，才是真文化，視英國的物質文明，不當作文化，只當作霸道。

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甚麼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受了感化的人，就是上國衰了幾百年，還是不能忘記，還像尼泊爾至今甘心情願，要拜中國為上邦；受了壓迫的人，就是上國當時很強盛，還是時時想想脫離，像英國征服了埃及，滅了印度，就是英國極強盛，埃及印度還是時時刻刻要脫離英國，時時刻刻做獨立的運動，不過處於英國大武力壓制之下，所以一時不能成功，假若英國一時衰弱了，埃及印度不要等到五年，他們馬上就要推翻英國政府，來恢復自己的獨立地位。諸君聽到這裏，當然知道東西文化的優劣。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應該用甚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我們有了這種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並不是學歐洲來銷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的，我們是學來自衛的！

近來亞洲國家學歐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軍製造，海軍駕駛，不必靠歐洲人；日本的陸軍製造，陸軍運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日本是亞洲

東方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我們亞洲還有個國家，當歐戰的時候，曾加入同盟國的一方面，一敗塗地，已經被人瓜分了；在歐戰之後，又把歐洲人趕走了，現在也成了一個完全獨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土耳其。現在亞洲只有兩個頂大的獨立國家：東邊是日本，西邊是土耳其。日本和土耳其，就是亞洲東西兩個大屏障。現在波斯，阿富汗，阿拉伯也起來學歐洲，也經營了很好的武備，歐洲人也是不敢輕視那些民族的。至於尼泊爾的民族，英國人尚且不敢輕視，自然也有很好的武備。中國現在有很多武備，一統一之後，便極有勢力。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亞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

不過對於歐洲人，只用仁義去感化他們，要請在亞洲的歐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們的權利，那就像與虎謀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再說到武力，日本老早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土耳其最近也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其他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廓爾喀各民族，都是向來善戰的；我們中國人數有四萬萬，向來雖然愛和平，但是為生死的關頭，也當然是要奮鬥的，當然有很大的武力。如果亞洲民族全聯合起來，用這樣固有的武力，去和歐洲人講武，一定是有勝無敗的。更就歐洲和亞洲的人數來比較，中國有四萬萬人，印度有三萬萬五千萬，緬甸安南木蘭合共起來有幾千萬，日本一國有幾千萬，其他各弱小民族有幾千萬，我們亞洲人數占全世界的人數要過四分之一；歐洲人數不過四萬萬，我們亞洲全部的人數有九萬萬，用四萬萬人的少數來壓迫九萬萬人的多數，這是和正

義人道大不相容的，反乎正義人道的行為，終久是要失敗的。而且在他們四萬萬人之中，近來也有被我們感化了的。所以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

現在歐洲有一個新國家，這個國家是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歐洲人都視他為毒蛇猛獸，不是人類，不敢和他接近，我們亞洲也有許多人都是這一樣的眼光。這個國家是誰呢？就是俄國。俄國現在要和歐洲的白人分家。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就是因為他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他要講仁義道德，不願講功利強權；他極力主持公道，不贊成用少數壓迫多數。像這個情形，俄國最近的新文化便極合我們東方的舊文化，所以他便要來和東方攜手，要和西方分家。歐洲人因為俄國的新主張，不和他們同調，恐怕他的這種主張成功，打破了他們的霸道，故不說俄國是仁義正道，反誣他是世界的反叛。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結果，究竟要解決甚麼問題呢？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樣才可以抵抗各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受壓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亞洲專有的，就是在歐洲境內，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國家，不只是壓迫外洲同外國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國之內，也是一樣壓迫的。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美國學者對於一切

民衆解放的運動，視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們現在所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衆和平等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註)總理所指二書，卽係美國史杜達特博士(Dr. Lohrop Stoddard)所著之“Rising Tide of Color”(一九二〇年出版)及“Revolt Against Civilization”一九二二年出版)——編者

日本應援助中國

——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一日總理在北嶺九中與門司新聞記者談話——

門司新聞記者問：

我們多年沒有見到先生，適逢先生路過門司的機會，所以特來問候，並請問先生這次經過日本的感想。

總理答：

我這次繞道貴國，蒙貴國朝野人士極熱誠的歡迎，我是十分滿足，十分感謝的。我到日本的目的，已經在日本各新聞報紙上發表過了。我所發表的主張，最重要之一點，就是在求日本援助中國，廢除中國向外國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條約。我們中國此刻所受不平等條約的痛苦，在日本三十年以前，也是曾經受過的；後來日本同歐美各國奮鬥，才除去那種痛苦。我現在希望你們日本，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擴充痛定思痛的同情心，援助我們中國來奮鬥。

門司新聞記者問：

近來我得到北京許多電報，聽到說現在有許多人要選舉先生做大總統，如果能夠成事實，先生是甚麼態度呢？

總理答：

我的態度，是決計推辭；中國一日沒有完全獨立，我便一日不情願做總統。要中國完全獨立之後，我才可以承認國民的希望。照中國現在大多數的國民希望，要我做大總統，大概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現在是做十幾國的殖民地，有十幾國的主人，我們是十幾國的奴隸，如果我是做大總統，在政府之中，身當其衝，天天和十幾個主人來往，便隨時隨地，要和主人衝突。中國現在的地位，不能夠和主人有衝突，所以我現在不能做大總統。我要處於國民的地位，同各國再交涉，廢除從前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到那個時候，才再可以同國民說做他們的大總統的話。

門司新聞記者問：

先生這次到北京去，推甚麼人做總統呢？

總理答：

我現在在日本，看不清楚，不能夠說出何人。

門司新聞記者問：

中國南北不調和，是過去的事實，以後還有沒有這種事實呢？

總理答：

這個關鍵，也是在平等條約。如果北方有胆量，能夠贊成南方的主張，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於中國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可以調和；若是北方沒有這個胆量

，來贊成南方的主張，中國不能夠脫離奴隸的地位，就是南北一時調和，於中國前途，只有害而無利，南北又何必要調和，何必要統一？這個理由，要另外有一個證據，才可以說明，諸君才可以懂得清楚。諸君知道我們中國在滿清的時代，南北是統一的，只有一個政府，從瓜分中國的論調發生了之後，各國都想在中國沿海口岸，先佔一個根據地，然後才由此發展，進佔中國內地，所以德國佔青島，俄國佔旅順大連，法國佔廣州灣，英國佔香港威海衛。此時香港的海軍當局，計劃香港的防守事宜，看見香港對面九龍地方，有許多高地，對於香港，都是居高臨下，香港若是得不到那些高地的防衛，在軍事上便極不安全。英國人的這種思想，並不是怕中國人利用那些高地來打香港，是怕外國人佔領了中國之後，再用那些高地來打香港，所以便想預先向中國取得那些高地。照英國人的原來計劃，是以那些高地的分水嶺為界，只要水向香港流的地方，劃歸香港政府防衛；至於水向中國流的地方，都可以劃歸中國政府防衛，香港便極安全。這個計劃定了之後，英國人便告訴駐北京的英國公使，和中國政府交涉；英國公使接到了那個計劃之後，打開香港的地圖一看，以為香港的原來計劃，只要求中國割十幾方里，那個要求太小，他看北京的政府很軟弱，很容易欺負，可以多要求，所以他向中國政府提出來的，不只要求十幾方里，要中國割兩百多方里。當時北京的統一政府，非常的怕外國人，當然是聽外國人的話，准英國的要求。英國公使一接到了中國政府照准的公文之後，便通知香港的英國政府，於是香港政府便派兵進入九龍內地，接收那些領土；在本地的土人

，一遇到了英國兵，便和英國兵開戰，便打敗他們，於是英國兵就退回香港，又再打電報到北京的英國公使向中國政府交涉，說我們原來要和中國政府交涉，取得那些領土，就是不願意用武力，是想和平解決，現在我們去接收那些領土，本地人民已經是和我們開戰，請你再向中國政府交涉。英國公使又再把香港的情形，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中國政府一得到了那個交涉，便打一個電報到兩廣總督，要兩廣總督執行，一定要把那些領土交到香港政府。兩廣總督接到了北京統一政府的命令，當然是嚴厲執行，便馬上派五千兵，去打本地的人民，香港政府才是安全的得到了那兩百多方里的領土。像這樣講起來，當時中國的北京政府，雖然是一個中國的統一政府，但是另外還有主人，要聽外國主人的話，對於本國人民，就是殺人放火，也是要做。像這樣的政府，雖然在名義上是統一，但是在事實上對於南方人民，只有害而無利，又何貴乎有這種統一政府？假若在滿清的時候，中國政府不是統一，北京政府的壓力，不能達到南方，以南方的強悍，專就香港而言，便不致失去那些領土。所以我這次到北京去，是不是執全國的政權，南北是不是統一，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夠贊成我們南方的主張，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從此以後，再不聽外國人的話，來殘害南方的人民；如果這一層做不到，南方人民還是因為北京政府怕外國人的關係，間接還是受外國人的害，南北又何必妥調和，何必妥統一，我又怎麼情願去執政權？若是這一層能夠辦得到，中國可以完全自由，南方人民再不間接受外國人的害，南北便可以調和，便可以統一，我也情願去執政權。

門司新聞記者問：

陳炯明何以反叛先生呢？

總理答：

因為國個人的私利，勾引了吳佩孚。陳炯明也不全是反叛我，是反叛我們國民黨。

門司新聞記者問：

先生要廢除中國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對於日本所希望的是廢除那幾種條約呢？

總理答：

如海關租界和治外法權的那些條約，只要是於中國有害的，便要廢除；要來收回我們固有的權利。

門司新聞記者問：

先生對於日本同中國，所立的二十一條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總理答：

所有中國同外國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條的要求。二十一條要求當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國的古語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假若美國對於日本，也有二十一條的要求，你們日本不是情願承受呢？當然是不情願的！既是自己不情願，拿出怒道心和公平的主張出來，當然不可以

己所不情願的要求，來加之於中國，你們日本便應當首先提倡改良！

門司新聞記者問：

先生對於外國的問題，主張要廢除條約；對於國內的問題，是不是主張廢督裁兵，中國才可以統一呢？

總理答：

對於國內的問題，也是要先廢除條約；因為中國近來的兵與督，都是外國條約造成的。（下略）

代

跋

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

汪精衛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總理孫先生誕辰紀念作——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的民族意識，由孫先生集其大成，這是無疑無二的。中國自有民族以來，民族意識，即已存在，在四千多年的歷史裏，充分可以表現。然而把以往的民族意識集合起來，加以現代的民族意識之淘鍊，使之成為一個繼往開來的民族主義，不但在理論上使之確立，並且在實行上領導起來，使之向前邁進，這是孫先生一生致力所在，於臨終時，鄭重的說出來，把未了的責任，交付與後死的同志及同胞。

今年恰恰是鴉片戰爭的百年紀念，由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〇年，這百年中，以經濟侵略為主，以武力侵略為輔的帝國主義，向着中國的民族意識，不斷的加以摧殘，這摧殘不能不說是給與中國民族以相當痛苦，然而並不能致命，因為中國民族意識，已經形成，無論怎樣摧殘，不能使之消滅的。越分化，越統一。越高壓，越團結。

除了摧殘之外，還有可恨的，是利用。這是共產黨的新花樣，明明主張工人無祖國，却利用中國的民族意識，大喊起救國來。明明主張階級鬭爭，却利用中國的

民族意識，大喊起民族統一陣線來。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段，給與中國民族的痛苦，較之明目張膽來摧殘的還要利害，然而這也不能致命，因為極其作用祇能朦蔽於一時，不久依然覺醒過來的，覺醒之後，再也不會上當了。

孫先生逝世時，共產黨的猙獰面目，還沒有暴露。我們敢決定的說，如果孫先生存在，則十六年以後，共產黨的流毒海內，必然可以消弭於未然。至於帝國主義之猖獗，則是孫先生國民革命的對象。孫先生生於一八六六年，距鴉片戰爭二十二年；致力國民革命，始於一八八五年，距鴉片戰爭四十五年；逝世於一九二五年，距鴉片戰爭八十五年。孫先生說：「余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乙酉是一八八五年，其時孫先生二十三歲，看見外患如此，決非清廷所能支柱，所以決定國民革命。外患之來，是以經濟侵略為主，以武力侵略為輔的，中國想要抵禦這種外患不是容易。沒有民族主義，不能喚起中國民衆的自覺，團結中國民衆的力量；沒有大亞洲主義，不能喚起東亞民衆的自覺，團結東亞民衆的力量。所以孫先生於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把三民主義講完之後，便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講大亞洲主義。遺囑說：『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人人皆以為所指的是蘇聯，然而遺囑所說，並不是指定那一個國家，而是指定『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如果日本以平等待我，正是大亞洲主義所期望的。為什麼除了喚起民衆之外，還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呢？因為以經

濟侵略為主，以武力侵略為輔的帝國主義，其勢力已經根深蒂固，美國的紅色人種，澳洲的棕色人種，非洲的黑色人種，已經次第被吞噬，被征服，不為魚肉，即為奴隸了。中國想要抵禦這種勢力，喚起中國民衆的自覺，團結中國民衆的力量，誠然是根本；然而若只著眼於此，而忽略了四周的形勢，則不但不夠，而且不行。從前任何一個國家，對於『聯合』兩個字，都是不敢輕易嘗試的，因為一經聯合，則運命共同，幸則共存，不幸則共亡，為避免無謂的束縛起見，還是孤立為好。然而世界大勢，無論在經濟上軍事上，都已經漸漸的由一國單獨行動而進於集團行動了。聯合二字，在已經強盛的國家尚不能免，況於初起的國家，況於在落伍以後而企圖復興的國家，其為必要，更何待言。

大亞洲主義就是從此而來的。上頭說過美澳非三洲以次沉沒，輪到亞洲的黃色人種了。鴉片戰爭以來，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不只中國，與中國同時受侵略的，還有日本。不過日本擺脫得早，因此取得自由平等，先於中國數十年。只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一日不消滅，則日本一日有再受侵略的危險。就此一點，中日兩國運命，原是相同的。前此雙方因為忽略了這一點，將一個相同的運命，變而為相尅，這是十分痛心的事。經過同時反省之後，同時努力，同時為共同運命而努力。大亞洲主義，於孫先生逝世十五年後，重新放起光明，照耀著兩大民族的前途，使之攜手前進。

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在過去中日運命相尅時代，看去似乎不相容的，在今

日中日運命共同時代，則不只是相連貫，而且可以說是相融合而成為一體了。中國若不能得到獨立自由，則無分担東亞之資格，東亞若不解放，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終於不能得到保障，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所應當銘心刻骨的。同時日本既然盼望中國分担東亞之責任，當然以平等待我，這是自從近衛聲明以來，已成為不動之國策，一致之輿論。

附

錄

告派遣軍將士書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公佈)

(一) 事變發生之根本原因

(甲) 缺乏對東亞之自覺 中日兩大民族均有早於世界各國之道義及文化，二千
年來，保持其友好關係，以迄今日。不幸降至近世，雙方忽有各種不友好之對立狀
態發生，考其原因，不外雙方自忘為東亞人，或眩於歐美個人主義之物質文明，有
以致也。近世中國執政者，凡事每欲依賴歐美各國，利用其勢力，以阻止我國之發
展，遂致釀成兄弟鬩牆之端，而自身沉淪至殖民地之地位；同時在日清戰役中獲勝
之我國國民，常以戰勝國自居，輕侮中國人，對於歐美人士，則認為前進國家，阿
諛曲從，竟屈不應屈之膝，完全忘却肇國之大理想，患崇歐之大病，於是不期然而
造成今日之事變。故兩國國民應謀中日關係之根本修正，此乃此次事變之目的也。
蓋在科學的文化上不幸為後進國之我國，方當趨向近代國家躍進之過程中，此
雖可謂迫不得已，然亦實堪慨嘆。

邇來我國國力已有顯著之躍進，在明治維新之際，僅能具自保之實力，然而日
俄戰爭，已能獨力挫折俄國之遠東侵略；滿洲事變時，復敢斷然退出國際聯盟。

又在此次事變中，在再建東亞之理想下，揭新秩序建設之旗幟而蹶起，其所以如此者，係於日皇德威之下，根據先輩先烈之遺績所致；國力充實相隨之國民的自覺者也。卽我等正為東亞民族之先覺而達所謂向東亞之自覺，重建東亞之歷史的大轉機。

(乙)歐美諸國之侵略的策動 英國之開始侵略東亞，係發端於距今約二百年前之侵略印度；以人口三億五千萬之印度為其殖民地，尚不知足，更向中國伸手，於百年前鴉片戰爭後，攫取香港，獲得上海，天津等租界，逐步控制揚子江。然因我國之蹶起，暨中華民族之覺悟，遂變更其露骨之侵略方式，而援助中國，對其統一予以某種程度之助力，但掌握財政金融上之實權，以為代價，而取得政治經濟上之獨占地位；對於我國之發展，則表示抗立之態度，唆使採取抗日政策，此亦為發生此次事變之原因也。

鴉片戰爭之本質，係廉價收買印度所種植之鴉片，高值出售於中國人，其利益則由英國商人獨佔，結果使中國人化為廢人；後由新中國的自覺，青年所掀起之辛亥革命，逐漸進展，隨之欲脫離列強之羈絆，並改變其殖民地地位，遂有排外運動之發生，其第一目標，卽為英國，此理所當然也。英國嗣乃改變其高壓政策，援助中國民族運動，使其前鋒轉向於排日，阻止日本之發展，以致有此次事變之發生。一方面蘇聯因帝俄之崩潰，與滿洲事變之結果，喪失在中國，尤其在滿洲所扶植之既得權益，爰圖自外蒙及新疆方面侵略中國，赤化東亞。辛亥革命以後，其第

一步即為派遣加倫鮑羅廷等來華，陽助中國國民黨活動，而於暗中擴張共產黨之勢力，企圖利用中國之民族運動，妨害遠東強國日本之進展。

英國之目的，顯欲支持一部份在浙江財閥系下之國民黨領袖，藉維其既得權益。蘇聯則操縱共產黨，在農民階層中扶植其新興勢力，以為對抗。此乃極明顯之事實，故國共兩黨，異其背景，異其本質，因而對立抗爭者，原屬必然之事。今際僅在所謂抗日之共同目標下，犬猿同行，以國共合作之姿態，臨於此次事變。

近傳重慶內部以及山西河北各處，國共間已正式發生衝突，此可視為歐洲事態之反映。自英蘇兩國之對立狀態言之，亦為當然之傾向。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國始終堅持不擴大方針，然受歐美蘇聯等煽動之抗日政權，竟不顧自己之犧牲，毫無與我國收拾時局之反省，遂擴展至今日空前大戰狀態。英國最近亦有向日本表示妥協之意，因其在華既得權益之大半，均在以上海為中心之我軍佔領地域以內也。但共產黨之根據地，則在與我佔領地域對峙之中國西北部，且欲乘兩國作戰困乏之機，加緊推行赤化，故澈底抗日之口號，愈喊愈高；於是重慶政權，乃亦不得不繼續抗戰。

(二) 何為交戰之對象

(甲) 打破抗日政權之迷夢 英美法蘇等國駐華大使，近方膺集於重慶，不知所策何事。大致英美法謀何以助重慶而挫折日本，蘇聯則計劃利用中日之繼續抗戰，

以消耗日本對蘇作戰之力量，並促進中國疲憊後之赤化，此乃任何人所能斷言者也。我交戰之對象，乃為被英法蘇所煽動之抗日政權及其軍匪，決非中國良民；對此等抗日政權及其抗戰主力之軍匪，鑒於此次事變之目的，加以澈底膺懲，直至其悔悟反省為止，雖戰爭延至五年十年，亦非所計。若力竭矢盡而降我，或覺悟其錯誤而來歸順，則可寬恕之。又無辜之良民，則竭誠綏撫之，俾將我國武士道傳統之扶弱挫強精神，在此次聖戰中充分發揮，此乃我派遣軍將士之大使命也。

(乙)歐洲諸國對日敵性之本質 英法諸國援助重慶政權之根本目的，除前述外，又恐日本援助中國，使得獨立解放。彼等之意，實欲將中國及東亞全部，永久置於殖民地之地位，以其本國人民之利益為前提，作為榨取之對象。又蘇聯之所企圖者，乃在繼續抗戰，以消耗中日兩國之國力。此二者俱已違反道義，僅為利害打算。彼等懼我之理由，不外所謂被逐出遠東之隱憂，此實東亞再建與東亞封鎖之錯覺；所謂中國獨立之完成，與中日善鄰之結合，並非排除任何第三國之意，彼等善意之協力，無不歡迎，是亦萬邦協和之本旨也。

聖戰之真意，如聖詔所宣示，乃東亞和平，宣揚道義，而促進中國抗日之反省，及協助其建設二事，乃吾人俯仰無愧之任務，雖千萬人與我為敵，亦必向前邁進；彼斤斤於利害為重諸國之背向，僅一時之現象而已。吾人如履正道，始終不渝，則天下無敵，道義終必大放光明也。

(三) 拜察御心

(甲)事變發生時之勅語暨本莊繁將軍自滿洲歸國時之垂詢 第七十二次帝國議會開幕時，御賜之勅語中，曾明示：「由於帝國與中華民國之提攜協力，以確保東亞之安定，而使兩國共存同榮，乃朕所夙夜軫念者。中華民國不深察帝國之真意，濫行構釁，遂造成此次事變，朕實不能無憾焉。今日我國軍人正排萬難而盡其忠勇，此不外促進中華民國之反省，從速確立東亞之和平耳。」設拜察聖諭，則聖戰之意義實嚴而且正也。當滿洲事變告一段落後，本莊繁將軍奉召歸國，曾蒙天皇陛下許其親見，並一再垂詢曰：「三千萬民衆對滿洲之成立咸感欣喜乎？」「北滿水災之救濟已議妥乎？」「前線將士之精神又如何？」

視察仁德無邊之勅語與聖諭，御意若何，已不難拜察；然我國國民中，仍有妄冀於此次聖戰中，收獲非道義上應得之權益者，誠不勝恐懼之至。

(乙)八絃一字之真義與東亞道德之重建 「上則酬「乾靈」援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絃以為宇，亦何不可哉！」此乃神武天皇卽位之大詔，以本正義，履正道，舉四海同胞，萬邦協和之實者，為我建國之大精神。所謂東亞之再建者，不外奉體此大詔，實踐此建國精神於東亞而已。養正於向東亞之自覺，卽以東亞道義之再建為根本者也。不問貴賤，貧富，強弱，慈悲之天皇陛下之聖心，如太陽之光芒，無遠弗屆，遍及宇內而無窮，因其光正，故得強而久也。

歐美諸國對於中國，印度，非洲等處所採取之資本主義的侵略，與蘇聯之企圖

由階級鬥爭而激起世界革命，係犧牲他國或其他民族，以謀本國國民之繁榮，均非無愧於天地之大道，故不能持久。今日世界一致捲入動亂之渦漩中者，即為此種不道義之世界政策所必嘗招致之混亂。余等貫徹八絃一字之真義，為欲拯救東亞於混亂，故必先自實踐道義，結果乃能由日滿華三國之結合，以確立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藉以仰答御心也。

(四) 事變應如何解決

(甲) 解決事變之根本觀念 八絃一字之理想，乃萬邦協和之建設；而東亞和平，則係趨向萬邦協和之第一步。救東亞後不能不救世界，但為復興及建設東亞新秩序起見，不能不將其基礎，即日滿華三國之關係，置於道義的基礎上，加以物心兩面之調整與結合，此為此次事變之直接目的。日俄戰爭，滿洲事變，以及此次事變，皆歷史上努力之過程；即此次事變之本質，消極方面，係關於確立日滿華三國安定之努力，積極方面，係向復興東亞邁進。關於日滿華三國關係之調整結合，自以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為國策。即三國之道義為一致之根源，以國防與經濟之協力為重點，相互尊重國家民族之本質，相互提攜，增厚親睦之友誼；隣邦相戒，防止唯物赤化之侵襲；以平等互惠之經濟，長短相補，有無相通，藉使東亞本來之道義文化，得以健全發展，此皆復興東亞之基礎與模範也。

(乙) 日本希望中國統一強化乎分裂弱化乎 中國為睡獅，在尚有猛獅之威力時

，列強之侵略東亞，尚不無顧慮；但甲午一戰以後，睡獅之真相畢露，歐洲諸國，遂亦侵略益甚。實則威脅中國之獨立，亦即擾亂東亞和平，並間接威脅日本，故企圖分裂弱化操縱中國者，僅西方各帝國主義而已斷，非日本在此次聖戰中所具之目的。

日本對於中國民族祈望統一中國，鞏固中國之要求之實現，能下重大決心，不惜予以任何協力時，日華兩國始可得親善之結合；萬一日本欺騙中國，希望不當之所得，或倣效外國，而以中國視作日本之殖民地者，則違反道義之本質，必不能無愧於天地矣。

聖戰之真義，在於由道義建設新秩序，此乃炳然之大政，故一切施為，亦當以言行一致之誠意臨之。

聖戰之目的，乃在修正及改造歐美諸國唯物思想統治下之舊秩序（資本主義的支配或階級鬥爭的革命），苟吾等不克實踐時，將何以副聖上之屬望耶？

（丙）滿洲國之基本精神 因日清，日俄戰役，及滿洲事變，犧牲數萬尊貴同胞所產生之滿洲帝國，乃為依民族協和新原理而建立之道義國家，日本曾進而交還治外法權與附屬地行政權，對於滿洲國健全之發展及強化，已盡善隣之道，此為舉世所共見也。於是滿洲國遂日臻隆盛，雖在世界動亂之漩渦中，三千萬民衆仍能安居樂業，不受戰禍之侵略。

苟滿洲國仍由張作霖統治，則今日恐已陷為蘇聯之屬地，三千萬人民必飽嘗塗

炭之苦，或第二次日俄戰爭，又已展開於滿洲矣。

(丁)東亞新秩序與東亞新聯盟 東亞諸國自桃源美夢覺醒時，即為歐美各國之爪牙，已深入心臟之日。中國倘能於百年前覺醒者，即以中國一國之力，已足防止歐美諸國之侵略矣；而歷次之戰爭，如鴉片之役，日俄之役，以及此次事變，或亦均可避免。

蓋日華兩大民族，雖在歷史上已有二千年之交誼，但在與西洋諸國接觸以前，彼此從未發生何種衝突，倘此後日滿華三國如仍彼此分裂，抗爭不已者，則必將予歐美各國以侵略榨取之機會。然三國若能真誠團結，則世界任何國家，均不敢妄圖染指矣。即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惟有日滿華三國基於道義之結合，完成東亞聯盟，維持善隣友好之關係，對於侵略東亞之暴力，共同担任防衛，相倚相扶，以互惠之經濟，有無相通，藉謀三國國力之充實發展，始可進而協助東亞其他諸民族之自主及發展，並有所貢獻於萬邦同樂之世界和平也。

東亞新秩序及復興東亞者，即以上述日滿華三國之善隣結合為中心，使其擴展至東亞全境也。如是則東亞各國及各民族均得因善隣友好及互助之故，共享太平，各遂其所願，而日趨昌隆，俾東亞之道義及文化，得以再建。一旦東亞諸國，基於道義而結成之聯盟得以實現時，則世界和平，亦不難獲致矣。舍日滿華三國以外，其他諸國倘欲加入，自無不歡迎也。

(五) 派遣軍將士應如何行動

(甲)做真正之日本人 日本國內人民，至今猶有未明聖戰真義，且不克改善由於模倣西洋之侵略思想，而求權益代償之觀念者，實為莫大遺憾。要知彼築於因東亞和平而犧牲之十萬枯骨之上者，實為皇道之傳佈，東亞道義之確立，其結果為東洋之和平，以無所求之心，始克求致永久和平。蓋以暴力而取得者，必將為暴力所奪回，由道而得者，若不悖乎道，則決無喪失之虞也。

拜誦前所謹述之御勅中宣稱：「使中華民國深解日本之真意」，而不勝恐懼。蓋事變之前，我等日本人均乏真正日本人所應有之努力，故不能奉體御心，以之向中國人傳達，使之了解。

解決事變之根本條件，最要之事，厥為一億日人速即由歐美之思想中覺醒，並立即還復至真正之日本人，確認日本之真正姿態，舉國一致，以實現華國大理想中之決心；蓋欲將東亞歸至東亞，首須做到日本歸至日本人。

(乙)貫徹日軍之本質以身實踐道義 日軍之特質，在於為道義而戰，且以宣布皇道為其使命也。陛下之軍隊，凡行住坐臥，均當奉體御心，以身實踐之。站於實行聖戰前線之派遣軍將士，若於行動之中，稍有內愧之事，即屬冒瀆御心，遺恨永世，而聖戰之意義，亦即化為烏有。若掠奪強暴，無故受華人之錢別款宴，乘人力車不付車資，或藉口討伐，焚燒無敵意之民衆，以及殺傷良民，掠奪財物，則無論如何宣傳宣換，亦必不克獲得中國人之信賴，徒使彼等懷恨而已。縱能樹立超特之武功，亦不克完成聖戰之效果也。

十萬英靈現正於地下注視我等之行動，凡身為司令及高級軍官者，當首先自肅自戒，隨時念及前線戰士；至前線將士，則須時念戰死之英靈，而正規其身，此皆後死者應趨之道也。

長期戰勝之因素，在於士氣之振作，而在貫徹聖戰目的以前，不論五年十年，亦須作戰到底；征戰彌久而軍紀不弛，實在於上級者之自肅自戒，率先垂範也。

(丙)以互敬信愛永久結合兩民族「弱而助之」之精神(愛)為日本人傳統之性格，聖戰之出發點，原在膺懲為歐美諸國所挑撥利用而盲動之抗日政權，從而拯救被虐之良民；茲為促使中日兩大民族永久結合起見，當更進一步，正視中國民族之本質，觀其所長而尊重之，且必須有推心置腹之雅量。

以人與人間之私交而言，若一味欺騙，則彼方亦終不克予我諒解；國家之關係，何獨不然。中國已有四千年永久之歷史，及先於歐美之文化，即與我國發生友好關係，亦已二千餘年；雖屢受兵匪之殺掠與天災之摧殘，從未向人訴苦，最近雖復蒙受歐美各國資本主義之侵略，仍頑強如故，孜孜營營，與大地共存，我人對之，殊不得不確認此種韌強，耐苦，樸實之精神為其美點，如以寬大之政策進行，則必能達到兩民族精神上之結合。

無論如何高呼信賴日本，與日本人提攜，若中國人不能衷心信賴和平，信用日本人，則亦僅為片面行動而已。

我人於未向中國人呼喚以前，首須自正其身，克盡真正日本人之本分。

(丁)懲戒行為不良及冒瀆英靈之日本人 隨同我軍進出大陸，作為同胞先驅之日人中，或獻身看護，或從事各種活動而殉職者甚多，惟其中行動不檢，有損日人體面者，亦復不少。違法者之多，固不待言，即使並不違犯法律，而已受道德上之譴責者，亦在在皆是，此種現狀，言之實堪慨嘆，且亦無法否認也。

試向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各地巡視，當能獲見一斑：或向華人欺騙威脅而圖利，或雖知有益敵方，但因謀利起見，竟敢斷然為之；或交結中外奸細，作不利於我方之行為；就中有對中外人作名義上之借貸，而得不當得之利者；或僅圖個人之利益，拒絕全般統制及指導者。此種狀態，若任令繼續存在，則不特不能收穫聖戰之成果，且將導中日兩大民族於永久抗爭中；是以我派遣軍將士首當以身作則，俾促不良日人之反省及自覺，以免再有冒瀆十萬英靈之罪行。

十萬英靈若見一般不良日人因圖肥己，而使日華兩大民族抗戰不已，亦必不能瞑目於地下；夫安慰英靈之道，固不僅香花供奉而已，盡力促使築於枯骨上之日華永久結合之實現，乃我後死將士共同之義務也。

(戊)尊重中國人民及其社會習尚 中國有中國之傳統，中國人有中國人特有之習俗，尊重而理解之，乃不可或缺之要件；日本人當為真正之日本人，中國人當為真正之中國人，彼此之間，尤須相互容忍，各以同情相寄。

以日本之法則，強行於中國，或由日本人干涉中國內政，或雖高唱日華合作，而以中國人視為傀儡，或蔑視其習俗；如是則無論其動機如何完善，亦不克獲致實

效矣。故務須以中國之事，委諸中國人，同時吾人並當以極端寬大之態度信賴之。

(己)對正當之第三國人民予以寬容 闢邪扶正，為日軍之使命，而宣揚皇道，尤為吾人之職責；同時庇護無力之弱者，亦為我武士道之本色。今日凡我佔領地域以內之第三國權益，因我大軍駐屯於前，實已無力頑抗，故對於遠離故國而生存之第三國人民，如其行動尚無利敵嫌疑者，當與中國良民同樣寬待之，以減其無謂之恐懼。蓋東亞之再建，為萬邦協和之一階段，凡有利敵之行動者，固當一律予以排斥，但行為正當而不偏者，自當聽其存在。

往事已矣，來者可追！以其本國不道之故，而報復無罪之人民，是非我日軍將士所當為也。至若一般曲解聖戰，企圖擾亂東亞之各國，則吾人決當於闢邪扶正之信念下，作斷然之處置。

(庚)告歸國將士 因聖戰持久不決而交代歸國之將士之言行，予日本國內之影響如何重大，殊有深省之必要。

君等輟戰三載，困難備嘗，冒彈雨而所得之精神，萬不能因歸國而消失，以致捲入物質萬能之世相；自謂戰爭已了，儘可貯金取樂，或竊居高位。而於常向歸國將士宣傳，並破壞國體之左翼運動，尤當嚴防勿懈。凡在戰爭中喪失其戰友，部下，或長官者，應時時思考：地下英靈所望者何？所期待者何？顯現皇國日本於世界，奉東亞和平之勅詔，以「天皇萬歲」為遺言而獻身。若於國內發現任何冒瀆此輩英靈之醜態，或國民不能自覺，尤當毅然而起，扶翼皇運，向聖戰之目的邁進，求

其貫徹，而導國人至于覺悟，此皆不待言而喻者也。以生命寄諸彈雨之中，九死一生而獲得之精神，決非任何物質所能購得也。歸國以後，不為物質萬能之世相所同化，而為皇國國民精神之核心，以指導鄉黨，是亦餘生者對英靈之義務也。

歐洲於去秋以來，已呈第二次大戰狀態，列國對於東亞之干涉，亦因此稍緩；惟以利害為前提之歐洲各國，恐不至久戰不休耳。和平何時實現，尚難預料，屆時彼等不克於歐洲中獲得者，或將取諸於東亞；或由各國聯合干涉日本，亦不能不豫為籌及。故我等必須充分準備，庶可于第二或第三國他日向我大日本帝國進攻時，英勇抵抗，以答大元帥陛下之寵信，而慰十萬英靈於地下也。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初版

中國與日本為友是自然的為敵是不自然的

定價：

精裝本五·〇〇元（僅印五百冊）

平裝本一·五〇元

編輯者

湯

良

禮

出版者

國民外交討論會

經售處

中央書報發行所

國際宣傳局
審定

